

# 红楼梦

10

堂理财课

教你的

朱国凤 著

献给为了家庭  
辛苦打拼的你

管家管钱  
不只要会做投资  
更要有财富智慧和  
良好家风的传承  
● 曹雪芹没明说的 ●

中信出版集团

## 版权信息

书名:红楼梦教你的10堂理财课

作者:朱国凤

ISBN:9787508695679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前言

## 在大观园开讲的财富聚散启示录

先父有一个大书橱，里面放着不少经典文学著作，我还记得小学时站在书橱前，漫无目的地一本本翻阅着，父亲见我有兴趣，于是提点道：“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天生反骨的我，当然先偷着读水浒，中年才看三国。

但是其中有一本章回小说，是我从少至今反复品读的，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不同的感受，那就是清代作家曹雪芹的《红楼梦》。

文学大家白先勇老师在一次演讲中曾说：“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读过《红楼梦》的，另一种是没读过《红楼梦》的。”我忝为读过的那一种，而且从小学至今读了五遍。

## 从黛玉与宝钗之争，看职场竞争

记得少年时期读《红楼梦》，我很为黛玉抱屈，明明黛玉是贾母的外孙女，才华横溢，又是“绝代之姿容，具稀世之俊美”<sup>①</sup>，刚入府时“贾母万般怜爱，寝食起居一如宝玉，迎春、探春、惜春三个亲孙女倒且靠后了”，为何最后长辈为宝

玉选媳妇时，却是宝钗？等到人生有些历练，我才能懂得黛玉终究是争不过宝钗的。宝钗自幼佩戴的金锁上镌的“不离不弃，芳龄永继”，与宝玉衔玉上刻的“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其实已经暗喻宝钗与宝玉才是姻缘天定。

撇开奇幻文学里才会有的“金玉良缘”情节，先论个性，黛玉乖僻多猜忌、好使小性子，宝钗善公关、得人缘，再论身体，黛玉自幼就有“不足之症”，每到季节转换就会发作，后来还转成痼病，不怪宝玉的祖母贾母会说：“况且林丫头这样虚弱，恐不是有寿的，只有宝丫头最妥。”

更重要的是，帮宝玉选媳妇，等于是选贾府下一任财务长，不仅要能传宗接代，还要能掌管上下数百人丁。跟宝钗相较，黛玉的个性与身体，显然都是失分的。

而宝玉的姐姐元妃，也是偏宝钗胜过黛玉，从她给的赏赐就可见端倪。第二十八回，丫鬟袭人向宝玉报告，元妃赏赐给宝玉与宝钗的东西一样，宝玉赶着问，那其他姐妹呢？袭人说：“林姑娘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单有扇子和数珠儿”，可见宝钗在元妃心中是与弟弟一样重要的，黛玉却是靠后站了。

虽然长辈们心中早已属意宝钗，但是在讨论婚事的关键时刻还需要临门一脚，很受贾母宠爱的孙媳妇王熙凤完成了这个任务，“不是我当着老祖宗太太们跟前说句大胆的话：现放着天配的姻缘，何用别处去找？”贾母笑问道：“在哪里？”凤

姐道：“一个‘宝玉’一个‘金锁’，老太太怎么忘了？”（第八十四回）

还有一个隐形因素对黛玉不利，自古以来，豪门多通过联姻巩固与扩大影响力，金陵四大豪门是贾、史、王、薛，宝钗所在的薛家，原本就在这个多代联姻的网络里。

黛玉所在的林家，虽然曾经世袭列侯，但是到了父亲这一代，已经没有世袭庇荫，人丁、家产又单薄，等到双亲陆续过世，孤女黛玉等于完全没有“后援会”了。

把黛玉的境况投射到职场上，我们就能体会到，如果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再怎么才华出众，也可能左支右绌，败下阵来。《红楼梦》写透了人性，而人性千古不变，因此，这一本“天外书”，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阅读都会有所启发。

## 台北植物园也在红学插上一脚

两百多年来，《红楼梦》不仅触动无数读者，更像斑斓的文化织锦，令人目眩神迷。我在图书文献系统搜寻《红楼梦》相关著作，各文学家的导读本不胜枚举，自不待言。

《红楼梦》的新解、新辨、版本的考证（如程乙本、庚辰本、己卯本等），后四十回的争论，更是未曾停歇。

其他像《红楼梦》的艺术、文物图录、绘画、诗词曲赋、植物图鉴、绣像研究、美学品味、服饰、美食、园林、建筑、人物研究、人物结构关系、女性、梦幻世界、佛学、养生之道、医药、写作技巧、语言艺术、人才、思想、文化、法律等，都有专书深入探索。

一本《红楼梦》，形成浩瀚的“红学”，不只是中国人为之着迷，欧、美、日都有红学的研究专论。

《红楼梦》就像纸上的大观世界，从任一角度观之，都有胜景可期。比如，台北植物园也曾经仔细梳理过《红楼梦》，并记载：“一百二十回中，提到的植物有两百四十种，所引述植物的典故上溯《诗经》《楚辞》《吴都赋》《蜀都赋》《上林赋》等。”

显然台北植物园也对《红楼梦》颇感兴趣，它根据“大观园”里大量出现的热带与亚热带植物，如湘妃竹、芭蕉、杜若、薜荔、豆蔻等，判定贾府应该坐落在江苏的苏州一带，而非高纬度的北京，显然植物学与文学也能根结蒂连。

《红楼梦》还可以被当成一本企业管理的书。荣、宁二府四百多人，姻亲、血亲错综复杂，再加上奴仆众多，奴仆的下面还有奴仆，俨然是一个小江湖。有主子间的明争暗斗，也有奴仆间的趋炎附势。

管理贾府，就像管理一个大家族企业，贾母、贾政、王夫人、熙凤、探春、李纨、宝钗，都曾专任或兼任过这个管理职

位，各有各的管理风格，其中最不擅管理的就是贾政，他既不善管钱财，也不善管奴仆，贾府铸成大祸，贾政的疏于管理，也应记上一笔。

## 康熙大树倒，曹家猢猻散

我做财经报道多年，在我的眼中，《红楼梦》更是一本理财书。一项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当人手中拿着锤子时，很多东西在他的眼中都会长得像钉子，或是他想要四处找钉子。

我要澄清，我不是刻意在找“钉子”，不是因为职业而牵强附会说《红楼梦》是一本理财书，而是作者的身世与《红楼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了解曹家兴衰史与曹雪芹的际遇，就能看出作者隐藏的与财富有关的机锋。

曹家是清代的百年望族，曹雪芹先祖当过盐政与织造，都是“富得流油”的差事。就以织造来说，这个官职主要是总管宫廷御用锦缎的制造。

台湾历史博物馆在“收藏清代织锦特展”时就记载着：“清代第一任的江宁织造是曹玺，在康熙二年（1663年）开始任职，而后曹家三代四人都当过江宁织造，长达五十八年，曹家见证了中国云锦工艺的巅峰与辉煌。”

清代在民间共有三个织造局，分别在江宁、苏州、杭州。江宁织造局专门负责制造皇室御用缎匹，苏、杭织造局则是负



责制造赏赐用的缎匹。江宁局上贡的缎匹是要穿在皇帝身上的，苏、杭局的缎匹只是皇帝赏赐百官用的，江宁局的地位显然在苏、杭局之上，由此可见曹家地位。曹家的富贵之路，是靠康熙皇帝开拓出来的。曹雪芹的曾祖母曾是康熙的乳母，据说祖父曹寅曾担任过康熙的伴读，曹寅与康熙的关系自是不同。我曾在展会上看到一本奏折，就是曹寅在担任江宁织造郎中臣时进呈给康熙的奏折。

曹寅在这份奏折里先恭贺皇帝成功扫荡噶尔丹（蒙古），接着奏报处理完缎匹的运送后，他将回京请安。

有趣的是，康熙在奏折上的批示不是正经八百的“朕知道了”，而是用朱笔写下：“朕亲统六帅过沙漠瀚海，北征噶尔丹皆赖上天之眷佑，旬有三日内，将厄鲁特杀尽灭绝，北方如无烽火，天下不再言兵矣。”皇帝何须向臣子详述出征的经过？这段批示不仅流露出康熙向曹寅的小炫耀，也可从中感受到君臣间的深厚情谊。

康熙六次南巡，有四次是由曹家接驾，可见曹家备受康熙的荣宠。《红楼梦》中的甄家就有曹家的影子，曾经见识过甄家接驾荣光的贾府老家奴，是这么回忆的：“如今还有现在江南的甄家，——哎哟！好势派！——他们家接驾四次。要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粪土，凭是世上有的，没有不是堆山积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第十六回）



但就如《红楼梦》里点出的福祸相倚，曹家就算家底再丰厚，也禁不起四次接驾的开销，每次接驾就像《红楼梦》里写的，“把银子花的像淌海水是的”<sup>②</sup>，曹家的荣宠与祸患，都是来自康熙。康熙大树倒，曹家猢猻散，雍正继位后，曹家先被要求补亏空，接着曹家人被革去官职，最后还因卷入宫廷政治斗争而遭抄家大祸。

## 得而复失，才会痛悟人生与财富真理

万贯家财，并非一夕败去，根据史料记载，曹雪芹老家被查抄时，奏报的明细中就已有“当票百余张”，显示曹家被抄之前，也与《红楼梦》中的贾府一样，财务早已破了个大洞，要靠典当度日了。

抄家之祸，更是让曹家“哗啦啦如大厦倾”，子孙难以翻身。邹如昌在《曹雪芹传》中有一段记载，读来最令人鼻酸。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北京发生痘疹（天花）疫病，死于痘疹的儿童数以万计，雪芹独子也不幸染病，当时只能靠牛黄等药材，才能挽回一命。

但是已经搬到北京城郊，住茅屋、喝稀粥的曹雪芹，当然买不起牛黄、珍珠、冰片这些珍贵药材，雪芹痛失爱子，同年年底雪芹也跟着染病，贫病交迫，无力及时延医，除夕夜刚过，就咽下最后一口气，年仅四十八岁。

牛黄，这味可以解热去毒的药材，在《红楼梦》里也出现过。第八十四回，王熙凤的独生女发烧抽搐，大夫开出一剂发散风痰药，其中就需要一味牛黄，大夫还特别提醒，“如今的牛黄都是假的，要找真牛黄方用得”。

后来还是通过宝钗大哥的关系，直接跟药材商调货才买到。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道：“只见王夫人那边的小丫头，拿着一点儿的小红纸包儿，说道：‘二奶奶，牛黄有了。太太说了，叫二奶奶亲自把分两对准了呢。’”分量少到只用一个小纸包着，而且还交代要王熙凤亲自称量配药，可见牛黄的珍稀程度。

《红楼梦》中王熙凤的独生女，靠牛黄救回一条命，真实世界里曹雪芹的独生子，却无力求得这味珍贵的药材，两相对照，令人唏嘘。

史景迁所著的《曹寅与康熙》，记载了曹家被抄时的房地产明细，“住房十三处，共计四八三间。地八处，共十七顷零六十七亩”，祖上拥地无数，后代却困于茅屋，见证自家巨变的曹雪芹，是用生命写下这本旷世巨作的。

只有得而复失的人，才会知道哪些才是世间的真实、真相、真理。从流金岁月到门户凋零，曹雪芹想必曾经百转千回，思考家族为何会衰败至此。如果时光倒流，需要如何预防？埋下哪些善根，才有可能重振家业？

这些亲身经历，也让曹雪芹参透人性，在书中留下许多与财富相关的体悟和人生智慧，这些都让我真心认为，《红楼梦》也是一本与财富有关的人生启示录。

曹雪芹不只是写出抄家前的“礼乐衣冠地，文章富贵家”，或是抄家后的兴衰无常，他还想传达自己洞察到的理财智慧。

譬如秦可卿在梦中对王熙凤的提醒、理财建议，以及《红楼梦》里的许多金钱事，今天的我们，依然受用。更重要的是，很多与财富有关的人生智慧，对一个家庭中的祖孙三代都各有启发。

《红楼梦》卷尾写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不管你是否读过《红楼梦》，不妨一起走进大观园，静心聆听曹雪芹在人生财富聚散中为我们解出的真实况味。

- 
1. 《红楼梦》版本众多，本书遵从作者原文所引用的版本，即以原书引用为准。——编者注
  2. 此处“花的”“是的”皆遵从原书引文的用词，非现代汉语用词标准。全书亦如此，特此说明。——编者注

# 导读

## 三十分钟速读整本《红楼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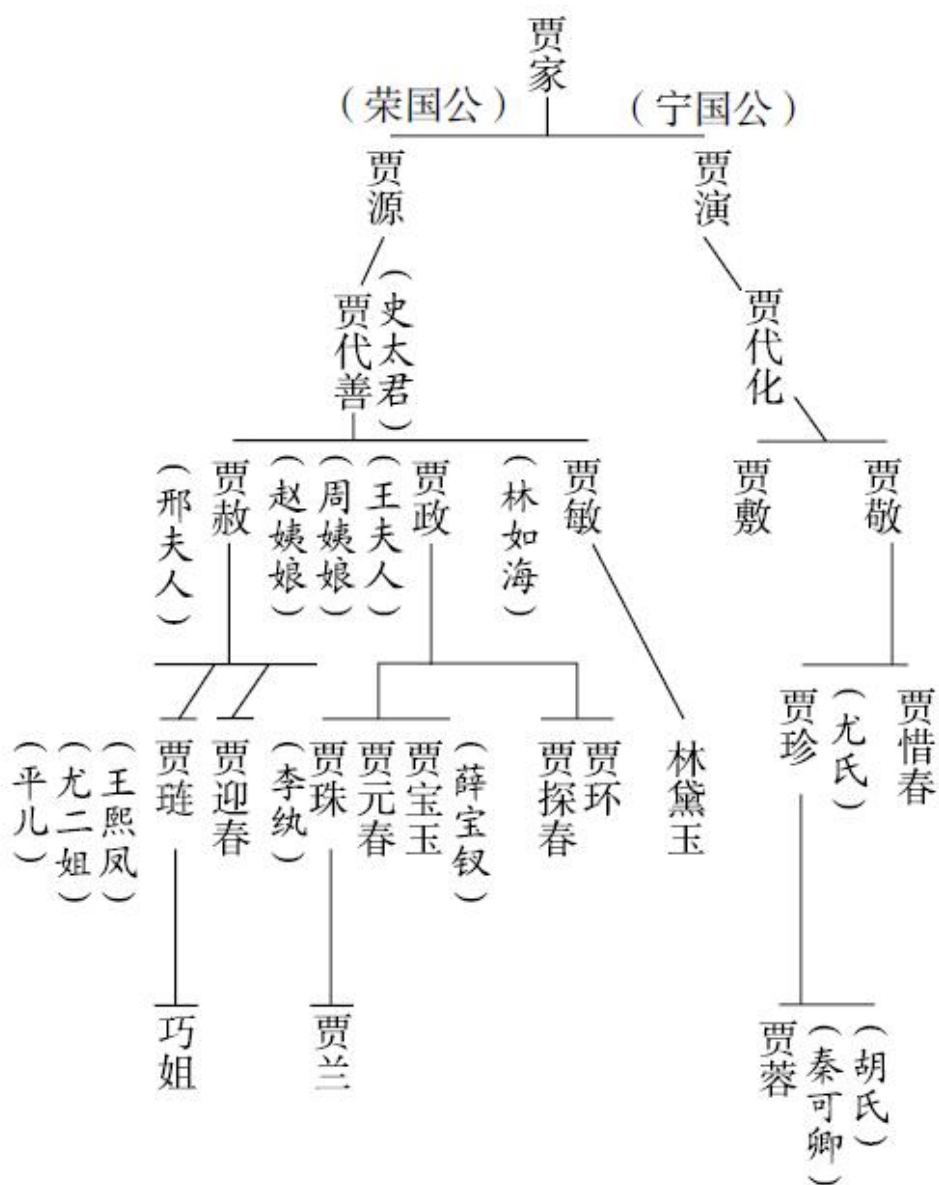
阅读《红楼梦》有三大关卡，第一个关卡是字数。全书一百二十个章回，一千两百页，七十万字，很多人还没翻开书，就敬谢不敏了。

第二个关卡是人物。光是研究《红楼梦》里的人物，就有很多专书或论文，有名号、登场的人物至少数百个，很多人会被形形色色的人物吓到。

第三个关卡是人际关系。《红楼梦》虽然主要讲的是贾府，但是里面姻亲、血亲错综复杂，那一大群姑伯叔婶间的关系，很容易把读者给搅晕了。

对于在第一关与第二关上就“撞墙”的读者，我深感可惜，我的建议是，不妨抱着参观文化博览会的心情慢慢品读《红楼梦》。

《红楼梦》博大精深，它除了有可以欣赏的文学价值外，还有艺术馆、植物馆、服饰馆、美学馆、美食馆、园林馆、建筑馆、养生馆……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更不要说形而上的哲学、宗教、人文的深思与收获，因此，它需要足够大的舞台与足够多的人物，才能完整交代璀璨的盛世风华。



至于第三关的过关心法，则是搭配着《红楼梦》所附的人物关系图，并且与自己的亲族关系相对照。譬如，假想自己是黛玉，邢、王夫人是舅妈，贾宝玉、贾琏是表哥，王熙凤是表嫂，表哥有血亲关系，表嫂只有姻亲关系，以此了解大家族的人际关系，更能体会《红楼梦》里细微隐晦的人性。

《红楼梦》讲的是一个出生时嘴里含着一块玉的多情富家公子，看透人世后出家的神话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豪门世家先盛后衰的写实故事。为了帮助尚未读过《红楼梦》的读者，以及曾经读过但是年深日远而记忆淡去的读者，在读者正式品读本书前，以下用“缩时录像”的方式对《红楼梦》的内容进行介绍，镜头主要聚焦在男女主角宝玉与黛玉身上，方便读者速读整本《红楼梦》。

## 第一~二〇回

故事是从一个神话开始的，女神女娲炼石补天，剩了一块未用，弃于青埂峰下。这颗原本有补天之才的石头，当然具备灵性，幻化成男体人形后，在仙界四处游玩。一日来到灵河边，看到一株婀娜多姿的“绛珠仙草”，灵石多情又热心，用甘露灌溉仙草，仙草因此也通了灵性，幻化为女体人形。

仙界最忌动情，因此灵石与仙草必须下凡历劫，才能了结这段甘露情缘，或者说甘露孽缘。“灵石”就是男主角贾宝玉，“仙草”就是女主角林黛玉。

贾宝玉投胎到贾府，成为贾政与王夫人的儿子，贾母的孙子；林黛玉投胎到苏州，成为贾敏的女儿，贾敏是贾母的女儿，贾政的妹妹，因此，宝玉与黛玉是表兄妹关系。

贾敏早逝，因为黛玉是独生女，父亲还在任官，贾母心疼黛玉无人陪伴，于是黛玉的父亲托人送黛玉进京，由贾母照

顾，这是黛玉初次见到住在荣府的外祖母贾母、大舅贾赦、二舅贾政，还有住在宁府的表哥贾珍等一大家子亲戚。

在仙界就已结缘的宝玉与黛玉，因为似曾相识，当然分外投缘，从此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宝玉厌恶四书五经、文章功名，只有黛玉与他最契合。

接着薛宝钗登场了，宝钗跟着母亲薛姨妈、哥哥薛蟠也住进贾府。因为宝钗的母亲薛姨妈是王夫人的亲妹妹，因此，宝钗要叫王夫人姨妈，与宝玉是表姐弟关系。进京之前，鲁莽的薛蟠在家乡有一桩人命官司，靠着想要巴结贾府的县官摆平了。

薛宝钗自幼就佩戴着金锁，而宝玉也衔了一块“宝玉”出世，有所谓的“金石姻缘说”，爱慕表哥的黛玉，一直深感威胁，因为忌妒宝钗或是想要测试宝玉是否真心，经常使性子、闹脾气。一日，宝玉到秦可卿（堂哥贾珍的儿媳妇）的卧房休息，梦中来到太虚幻境，读到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上面记载着贾府众姐妹的命运，但是当时的宝玉还未参透天机，不明所以。

刘姥姥登场，由于女婿家年关难过，女婿祖上与贾府可以攀上一点关系，刘姥姥帮女婿进贾府请求接济，在荣府掌家的王熙凤（宝玉堂嫂）赠银二十两，打发了刘姥姥。

宁府的秦可卿逝世，也是金陵十二金钗正册中第一位逝世的人物，秦可卿到王熙凤的梦中提醒，说要注意“乐极生悲、



早为后虑”。宁府为秦可卿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丧礼，王熙凤到宁府协助打理，展现了同时管理荣、宁二府的能耐。

黛玉父亲病逝，黛玉从此必须长住贾府，宝玉喜不自胜。王熙凤贪财包揽官司，以致拆散一段姻缘，断送两条人命。

宝玉的姐姐贾元春被封为贵妃，皇帝恩准可以返家省亲，贾府大兴土木，为元妃兴建省亲别墅——大观园。大观园落成，宝玉跟着贾政初次入园，为园内的楼台亭阁命名题字。

元妃省亲阵仗盛大，歌舞饮宴之余，元妃要弟弟、姐妹们各题匾诗，元妃评鉴以宝钗、黛玉最具诗才，相聚时间短暂，元妃依依不舍回宫。

贾宝玉的大丫鬟袭人返家团聚，贾宝玉随后到袭人家探望，袭人谎称家人有意为她赎身，多情的宝玉伤心落泪，袭人趁机要宝玉答应改掉诸多坏习惯，这样她就会打消离开贾府的念头。

## 第二一～四〇回

史湘云登场。史湘云的父亲是贾母的侄子，因此，她与宝玉也是表兄妹关系，湘云个性不拘小节，爱捉弄黛玉，认为宝钗种种都胜过黛玉。王熙凤的独生女巧姐出疹，贾琏（宝玉堂哥）趁着睡到外书房时，与下人的老婆偷欢，被王熙凤的贴身丫鬟平儿察觉，平儿帮贾琏掩护过去。宝钗十五岁生日宴，规

格胜过黛玉，黛玉不悦。元宵佳节，元妃出灯谜要家人猜，众姐妹也各出灯谜，贾政发现这些姐妹的灯谜与谜底都非吉兆。元妃下旨要宝玉与姐妹们搬进大观园，亲族也各凭关系，想在大观园里捞油水。

贾宝玉同父异母的弟弟贾环（赵姨娘所生），忌妒哥哥贾宝玉受宠，故意打翻烛台，烛油烫伤宝玉脸颊，赵姨娘与贾环因此受到王夫人与王熙凤的责备。赵姨娘怀恨，请道婆作法，暗害王熙凤与贾宝玉。

叔嫂同时中邪，命在旦夕，一位癞和尚与一位跛道士登门，为宝玉所佩戴的“宝玉”一阵诵念后，叔嫂很快康复。宝玉逗弄王夫人的丫鬟金钏，惹恼王夫人，王夫人认为金钏想要勾引宝玉，而将金钏逐出贾府，之后金钏负气投井。

贾政误会宝玉“流荡优伶、逼淫母婢”，用力杖责宝玉，贾母、王夫人援救不及，贾母怒斥贾政。贾政外派学差，宝玉无人拘管，纵性游荡，与姐妹们起诗社，大啖螃蟹宴。刘姥姥二进荣国府，与贾母甚是投缘，贾母带着刘姥姥逛大观园，刘姥姥喜获一马车的馈赠。

贾母要侄孙媳妇尤氏集资，帮得宠的孙媳妇王熙凤办寿，贾琏又趁寿宴与下人的老婆偷欢，这回被王熙凤亲自撞见，贾琏恼羞成怒，持剑要追砍王熙凤，贾母喝退贾琏。贾琏酒醒后，向王熙凤与无辜遭殃的丫鬟平儿赔罪，姘妇含羞自尽。

贾母长子贾赦也想讨妾，贾赦看上贾母的贴身丫鬟鸳鸯，鸳鸯不从，并且向贾母等众人下跪绞发以明志，贾母动怒，王夫人与邢夫人（贾赦妻子）都受到斥责，贾赦只能另外再去买填房。

贾府大管家赖大的儿子赖尚荣当上县官，在赖府花园摆酒庆贺，贾母等人受邀赴宴。薛宝钗长兄薛蟠酒后又乱性，调戏世家子弟柳湘莲，被柳湘莲痛殴，薛蟠无颜留在京城，以学做买卖名义，跟着伙计南行。

贾赦讨鸳鸯不成后，又垂涎诨名“石头呆子”的古董画扇，仗势强取豪夺。贾府有亲戚远道而来，邢岫烟（邢夫人侄女）、李纹、李绮（李纨亲戚）、薛宝琴（薛宝钗堂妹）都被安排住进大观园，其中以薛宝琴最得贾母宠爱。宝玉与众姐妹在大观园赏雪、烤鹿肉、作诗，一片欢乐。

## 第四一～六〇回

王熙凤小产，王夫人交代长媳李纨与女儿探春代替凤姐管事，并且嘱咐宝钗协助照应大观园。探春删减多项重复的开销，并且仿照管家赖府花园的模式，将园内诸多农产作物包给婆子认养，宝钗进一步提议盈余分配制度，以服人心。

老太妃薨逝，贾母等必须入朝随祭，贾府少了“大人”监管，加上戏班遣散，许多戏伶被分配到大观园当丫鬟，大观园里出现不少风波。

## 第六一～八〇回

宁府贾敬过世（贾珍之父），丧礼期间，贾珍之妻尤氏接继母与继母的两个女儿（尤二姐与尤三姐）到宁府帮忙。

贾琏垂涎尤二姐的美色，在贾珍与贾蓉的协助下，瞒着熙凤与贾母等人，在府外另辟小公馆。尤三姐则钟情柳湘莲，原已赠佩剑为订的柳湘莲，得知尤三姐是宁府亲戚，由于宁府名声最坏，柳湘莲怀疑尤三姐的贞洁欲退婚，三姐用柳湘莲赠予的佩剑自刎，柳湘莲悔恨不已而出家。

贾琏偷纳妾的事败露，王熙凤趁贾琏远行，使计接尤二姐住进贾府，尤二姐的伙食很差，却无处申告，怀孕时误请庸医，流产后又被下人冷嘲热讽，最后被逼得走上绝路。

贾母八十大寿，贾府大摆宴席。贾琏私下请鸳鸯偷贾母的一箱金银给他典当应急，等收租后再赎回归还。邢夫人在大观园捡到绣有春宫图的香囊，王夫人震怒要求进行大搜索，查出是迎春（贾赦女儿）的大丫鬟司棋与表哥私会的定情物。

与贾家是多代世亲的甄家被抄家，贾府仍然歌舞升平，宁府贾珍中秋夜赏月时，听到祖祠传来叹气声。司棋与宝玉屋里的丫鬟晴雯、芳官、四儿都被王夫人逐出，晴雯病逝，宝玉哀恸不已。

迎春出嫁，所嫁非人，夫婿赌色酒全沾。薛蟠娶妻，悍妻骄纵善妒，家里鸡犬不宁。

## 第八一～一〇〇回

黛玉做噩梦，梦到贾府要送她回南方婚配，梦中宝玉剖开胸膛要挖出心来送给她，黛玉梦醒咯血，同一夜宝玉也做噩梦说心痛。

元妃有恙，贾母等人入宫探视，相对垂泪。贾母背着宝玉跟薛姨妈提亲，薛姨妈与宝钗都同意这门婚事。薛蟠又打死了人，被送进大牢，薛姨妈拿出大把银两，想帮儿子摆平官司。

黛玉听到宝玉定亲的消息，开始自残绝食，后来得悉只是一场误会，又打消死意。贾母决定瞒着黛玉，早日为宝玉完婚。

甄家被抄后无力养众多下人，向贾府推荐家丁包勇。贾政收到黑函，说家族子弟贾芹在自己管理的尼姑庵里聚赌饮酒，贾政要大管家将贾芹与道姑们押回贾府，贾政无暇亲自处理，贾琏包庇，轻放贾芹。

宝玉所住的怡红院，花期错乱，海棠花提前盛开。接着宝玉从出生就一直佩戴的“宝玉”遗失，在贾府内外寻遍，均不见，宫里传来元妃薨逝的消息，王夫人长兄王子腾，原本要回京接任内阁大学士，却在途中病逝，坏消息接踵传来。

小丫鬟无心说出宝玉将娶宝钗，黛玉崩溃吐血，焚诗稿、诗帕。熙凤献策，要黛玉的丫鬟当婚礼的临时演员，扶着戴上

盖头的宝钗，让宝玉以为跟他拜堂的是黛玉。失玉后的宝玉已经痴傻昏聩，只能任众人摆布，娶亲当夜，黛玉含恨病逝。

## 第一〇一～一二〇回

贾政被外派到江西粮道，下人舞弊，他无力约束。继元春病逝，迎春出嫁，探春也远嫁海疆，“三春散去诸芳尽，各人须寻各自门”的预言逐渐成为现实，大观园人去楼空，渐有闹鬼妖的传言。贾政被参劾“失察属员、重征粮米”，被降职调回京都。薛蟠妻金桂欲毒害妾香菱，未料作茧自缚，误饮砒霜暴毙。贾政返家后在荣府摆宴，锦衣军突然闯入，查抄荣、宁二府，并搜出熙凤放高利贷的证据（一叠抵押房地契与借据），贾赦、贾珍、贾蓉被押送官府，宁府全部家产都被没收，家奴被带走。

抄家罪状是“贾赦包揽词讼、贾珍强娶民女，以及牵连出来的重利盘剥”，贾赦、贾珍世袭的爵位被撤，被流放边疆。贾政查账才知道贾府早已寅吃卯粮，除非变卖家产，否则无力帮贾赦与贾珍筹盘缠。贾母拿出自己多年积攒的财产，分配给儿孙。

皇帝念贾政长年外任，未问治家不严之罪，宣布贾赦被撤除的爵位由贾政继承。迎春被夫婿虐待致死，贾母寿终归天，众人怨怼熙凤治丧不力，鸳鸯追随贾母于九泉，上吊自尽。

家奴勾结外贼，趁众人去城外送殡时抢劫贾府，被甄府荐来的家丁包勇以一当十，逐退盗贼，但是贾母房中剩余的珍宝仍被劫走。贾政之妾赵姨娘，于家庙中邪发狂暴毙。

熙凤也被邪魔缠身，前来荣府探望的刘姥姥，为熙凤念佛安神。熙凤把巧姐的终身大事托付给刘姥姥，随后熙凤病逝。甄家重被起用，犹如孪生兄弟的贾宝玉与甄宝玉相见，但是甄宝玉心向文章、经济，贾宝玉认为他也是“禄蠹”之流而对他颇感失望。

宝玉旧病复发，癞和尚登门送还遗失的“宝玉”，宝玉病情好转，却因丫鬟一句话，勾起对黛玉的思念，又陷入昏迷。梦境中宝玉回到太虚幻境，见到已经过世的黛玉、秦可卿、尤三姐、鸳鸯等姐妹，但是这些姐妹对他并不理睬，宝玉重读金陵十二钗等册子，才顿悟世上一切情缘都是魔障，清醒之后，对姐妹们的态度转为冷淡。

贾政带贾蓉一起运送贾母、黛玉等多口灵柩回金陵与苏州，贾琏也启程远行探父病，宝玉、贾兰入考场应试。贾环、贾芸等不肖子孙，趁机与邢大舅（邢夫人的兄弟）、王仁（王熙凤的兄弟）勾结，哄骗邢夫人，要将巧姐嫁给外藩王爷。

其实外藩王爷只是要买几个使唤的女婢，平儿与王夫人获悉真相，但是无力阻拦，幸好此时刘姥姥四进荣国府，向王夫人献策，将巧姐扮成自己的外孙女，偷带到乡下躲藏。考试结束，贾兰回报宝玉失踪，众人哭倒。



发榜结果，叔侄同榜中举，皇帝得知宝玉是逝世的元妃胞弟，加上海疆平定，龙心大悦，因此大赦天下。贾赦、贾珍返乡，查抄的家产失而复得，荣、宁二公的爵位也被恢复。巧姐、平儿平安归来，贾琏怒斥奴仆未善尽职责，并与贾芸、王仁等断绝往来。

贾政送灵返乡的途中，见到已落发、着袈裟的宝玉，在一僧一道的陪同下，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中向自己跪别，贾政追赶不及，才悟到宝玉生来奇异，原是神仙下凡历劫。

贾政归来，要家人不可再像以往散漫度日。被安排外嫁的袭人原欲寻死，但是与蒋玉菡成亲后，才从两条汗巾知道，宝玉心中早已为她与蒋牵起姻缘线。道士在青埂峰下又见到灵石，上面刻有诸多字，历述曾经下凡的种种经历。道士抄录后，几经辗转，最后交由曹雪芹著书传世，是为《红楼梦》。

# 第一章 理账理债

贾政放任授权，烂账埋下福祸兴衰

从一碗红稻米粥，看到乌云渐掩、山雨欲来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说过：“国家的崩坏，绝非一朝一夕。”贾府的倾覆，其实也早已种下败因。

贾府被抄，祸首是富过五代、家风腐败，但是抄家之前，贾府其实就已衰颓。衰颓的原因，曹雪芹在很多篇章都有暗喻，当家者轻视了一本账的警示作用。

每个国家、企业、家庭，都会有一本账，祸福兴衰都可以从简单的收支账看出端倪，但是贾府有当家权责的人，却完全放任，直到抄家后才去正视那本烂账。

贾府谁在当家呢？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贾府的人物关系。贾府是统称，其实又分成荣国府与宁国府，府名来自当年的两位开创者——荣国公与宁国公。

荣、宁二公是亲兄弟，曾帮皇帝开疆辟土，立下战功，被封为卫戍京城将军。古今中外，只有最受皇帝信任的将军才

会被指派守护京城，贾府五代风华，完全是受这二位先祖勋业的庇荫。

荣、宁二府就是荣、宁二公开枝散叶出来的两大房，“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可见势派之盛。《红楼梦》的主舞台在荣府，《红楼梦》拉开序幕时，荣府的大家长是贾母史太君（荣国公的儿媳、贾府的第二代），贾母育有二子一女：贾赦、贾政（宝玉父亲）、贾敏（黛玉母亲）。

## 贾政太晚查账，只能急得跺脚

荣国公第三代的官位，是由长子贾赦世袭，贾赦不管家事，由于荣府未分家，因此，荣府是由弟弟贾政当家。

贾政自幼酷爱读书，在贾氏子孙中，他人品端直、个性严谨，可惜他无暇也不想把心思用在理家上，“素性潇洒，不以俗务为要，每公暇之时，不过看书着棋而已”，贾政将荣府的财政大权交给了侄子贾琏、侄媳王熙凤。

偏偏贾琏与王熙凤是一对“捞钱夫妻档”，贾琏是见了钱，“油锅里的还要捞出来花”，而王熙凤更是贪财，违法私放高利贷，可以说贾政是所托非人。

至于宁府，按辈分排序，应该也是由第三代的贾敬主管，但是贾敬一心只想求道成仙，早已搬到城外道观，因此，宁府是由贾敬的儿子贾珍当家，而且宁国公的官位也是由贾珍世袭。贾珍没有父亲管着，“哪里干正事？只一味高乐不了，把那宁国府竟翻过来了，也没有敢来管他的人”。因此，荣、宁二府虽然看起来都有当家掌权者，但是就像外人形容的，“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画的竟无一个”。

不管是大家族还是小家庭，不能只图眼前安逸，必须有人运筹谋划未来。但是要运筹谋划未来，必须先了解家里的一本账，贾政平日面对财务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只见两个管屯里地租子的家人走来，请了安、磕了头，旁边站着。贾政说：‘你们是郝家庄的？’两个答应了一声。贾政也不往下问，竟与贾赦各自说了一回话儿散了。”（第九十三回）

曹雪芹只轻描淡写了两句：“贾政也不往下问，竟与贾赦各自说了一回话儿散了”，已经点出当家者的态度。如果贾政平时稍关心一下屯里地租的情况，应该能早些发现财源的宽紧，以及财务状况引发的种种弊端。

贾政是直到家被抄，先祖留下的两个世职被革去，贾赦、贾珍戴罪流放边疆，荣、宁二府的吃用都要由他来扛，无路可退了，才想到要查账。

查账的结果是贾政急得跺脚，“这还了得！我打量琏儿管事，在家自有把持，岂知好几年头里，已经‘寅年用了卯年’的，还是这样装好看！竟把世职俸禄当作不打紧的事，有什么不败的呢！我如今要省俭起来，已是迟了”（第一〇六回）。

贾政接着查看花名册（家仆名册），发现人名与册子对不上，下人回答，“老爷几年不管家务事，哪里知道这些事呢？老爷只打量着册子上有这个名字就只有这一个人呢！不知道一个人手底下的亲戚们也有好几个，奴才还有奴才呢”。浮滥的人事开销，犹如椽栿中的蠹虫，早把贾府吃得外强中干了。

## 地租不稳，看天吃饭

当家的直到抄家后才知道只是虚名在外，反倒是外人冷眼看得明白，早在第二回，家奴周瑞的女婿冷子兴就形容贾府，“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因为外人从收支差距，就能看出贾府正在坐吃山空。

贾府不经商，财源只有世俸与租金。世俸虽然有两份（荣国公与宁国公留下来的官俸），但是传到第五代，食指浩繁，俸禄恩赏应只是杯水车薪，贾府的主要收入是租金。

租金包括房租与地租，乡下的地租是看天的，旱灾、水灾、冰雹、蝗害，都会造成颗粒无收。第五十三回叙述岁末腊月，帮宁府管理庄地的庄头押运收成进京，呈上的清单乍看洋洋洒洒，列了几十样禽、畜、鱼鲜、杂粮，关键是只有“折银二千五百两”。从庄头口中得知荣府的庄地虽然更多，“今年也是这些东西，不过二三千两银子，也是有饥荒打呢！”

收入有限，支出却是无底洞，首先是固定开销的人事费用。荣、宁二府排场大，奴仆省不了，从黛玉初被接进荣府时，就可以看出阵仗。“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抬进府内、另换了四个眉目秀洁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抬着轿子。”

光守门传达的下人就有十几个，抬轿子的奴仆，还分成内外两批人马。荣、宁二府四百多人，奴仆至少大半，各房主仆都有固定月钱与年终压岁钱可领，庞大的人事开销，只有管账的王熙凤一个人清楚：贾府是“一日难似一日”。

固定的人事开销省不下来，空架子还是要摆出来，譬如贾府的红白大礼。有一回，贾琏又想偷当贾母的金银宝贝，但他必须先过贾母贴身大丫鬟鸳鸯这一关，贾琏跟鸳鸯解释的原因是，“这两日，因老太太千秋，所有的几千两都使了……明儿又要送南安府里的礼，又要预备娘娘的重阳节，还有几家红白大礼，至少还得三千两银子用……”（第七十二回）。从这段说词可以略窥贾府往来的红白礼，动辄都是数百两、上千两银子的手笔。

贾府应付往来的红白礼已经很惊人了，自家办红白事时，花钱更如流水。譬如，宁府秦可卿（贾珍的儿媳）早逝，她的丧礼是《红楼梦》的第一场，也是排场最豪盛的丧礼。

不讲水陆道场，光是一口罕见的铁网山出产的棺木就费银一千两，为求风光，让灵幡上的职衔够派头，贾珍又帮儿子贾蓉花一千两捐官。



## 大观园也是大钱坑

红白礼之外，还有爷们搞七捻三的开销，而宫里太监们敲诈时，张口都是数百两、上千银子。但是贾府口袋最大的破洞，是宁府当家秦可卿过世时，向荣府当家王熙凤托梦预告的，“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的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这件非常之喜事，就是贾政女儿元春将要封妃，以及封妃后的省亲。

在第十六回，皇室施恩降旨，“凡有重宇别院之家，可以驻蹕关防者，不妨启请内廷銮舆入其私第，庶可尽骨肉私情，共享天伦之乐事”。用白话文解释，就是贵妃娘家如果有大宅院，可以容纳御营随员的大队人马，贵妃就可以回娘家探亲。

于是各贵妃家族开始忙着修盖省亲别院，贾府输人不输阵，也开始大手笔建造大观园。大观园的基地虽然是现成的，但是占地三里半，亭台楼阁、十几处院落的软硬件都必须置办，贾政平日不管俗务，当然就放手让贾赦、贾珍、贾琏等人去安排布局。

来到这座用十多万两白银堆出来的锦绣园林，“只见园中香烟缭绕，花影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细乐声喧，说不尽这太平景象，富贵风流！却说贾妃在轿内看了此园内外光景，因点头叹道‘太奢华过费了！’”（第十八回）

为了元妃与家族的风光，贾府砸下重金，反观元妃对于娘家的回馈，顶多是逢年过节的一些皇室小玩意儿，像是彩缎、古董，就算是金钱赏赐，也不过一百两金子，才值一千两银子。就像贾珍说的，“这二年，哪一年不赔出几千两银子来？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我算算，那一注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二年，再省一回亲，只怕就精穷了！”（第五十三回）

贾府收入只有恩俸与房租地租，开销却破了好几个大洞，当然财务严重恶化，贾政等到抄家后查账才知道，“所入不敷所出，又加连年宫里花用，账上多有在外浮借的。再查东省地租，近年所交不及祖上一半，如今用度比祖上加了十倍”（第一〇六回）。

贾政如果早点查账，就算要安排让贵妃女儿省亲，应该不会再任由堂兄弟、子侄们把大观园变成大钱坑；如果早点关心财务，风行草偃，子孙一定会跟着重视金钱。

一日，宝玉的丫鬟晴雯伤风，请大夫来看诊，看诊完毕，宝玉要另一位丫鬟麝月取银子付给大夫，“麝月便拿了一块银，提起戥子来问宝玉：‘那是一两的星儿？’宝玉笑道：‘你问的我有趣儿！你倒成了是才来的了！’麝月也笑了，又要去问人。宝玉道：‘拣那大的给他一块就是了。又不做买卖，算这些做什么！’”（第五十一回）

清代主要货币有银锭与铜钱，用散碎银块交易时会称重，如果超出应支付的重量，会将多余的碎块剪下来。宝玉主仆不知银两轻重，也不知如何使用秤的砝码，还是旁边的婆子看不

下去，提醒他们已经多给了一倍的银子，但是主仆仍然将错就错。

等到后来贾府困窘，贾政慨叹，“倘或我珠儿在世，尚有膀臂；宝玉虽大，更是无用之物”（第一〇六回）。贾政有两个儿子，长子贾珠早逝，次子宝玉在贾政心中是一个“无用之物”。

但是养子不教谁之过？宝玉的“要五毛，给一块”，以及在财务方面无法成为父亲臂膀，贾政自己对金钱的不上心，平日没有给子孙有关金钱的身传言教，难道没有责任？

当然，我们不能用世俗之见来评价贾宝玉这种“仙界人物”，因为他原是青埂峰下的一块通灵石，下凡只是为了历劫消情债。因此，宝玉生性厌恶文章、经济，更不可能在意银两轻重，但是曹雪芹特意安排这段主仆不知银两轻重的插曲，应该别有深意。

## 精简人事案，王夫人始终冷处理

其实贾府的衰败，不能全归责于贾政一人，因为贾政经常被外派，妻子（王夫人）其实更难辞其咎，把《红楼梦》里几处关于王夫人的反应串在一起，就能看得明白。

贾府最有理家能耐的是贾母，可惜她年事已高，退休交棒给儿子贾政。贾政因为官事在身，又经常被外派，论理应该是王夫人担起这个“贤内助”的职责，结果王夫人卸责，又转给王熙凤。

王熙凤是贾赦、邢夫人的儿媳妇，王夫人为何会放心交出财务大权？因为王熙凤是王夫人的亲侄女，王夫人是王熙凤的姑妈，王熙凤跟王夫人是亲上加亲，既是姻亲，也是血亲。

即使如此，荣府重要的决策，还是王夫人说了算。譬如王熙凤提出精简人事的建议时，王夫人并没有支持。管账的王熙凤，其实最清楚荣府已经是一个出多进少的空架子，排场却还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规矩”，王熙凤知道，如果不赶紧节省，再过几年就都赔尽了！

因此，当王夫人为了一只绣了春宫图的香囊对王熙凤大动肝火时，王熙凤还了自己的清白后建议：“……不如趁着这机会，以后凡年纪大些的，或有些磨牙难缠的，拿个错儿，撵出去，配了人：一则保的住没有别事，二则也可省些用度。太太

想我这话如何？”王夫人的响应却是，“虽然艰难，也还穷不至此”（第七十四回）。

等到下人故意说宝玉屋里的丫鬟晴雯“妖妖调调，大不成本体统”，正好踩到王夫人最在意的“地雷”，她最恨丫鬟勾引宝贝儿子宝玉，直到这时王夫人才认真地撵了几个她认为是“妖精似的东西”。

王夫人其实是个好人，怜贫恤老，斋僧布施，但是只要让她犯疑心病，发现有带坏宝玉嫌疑的婢女，她们的下场都很悲惨，前后有两条无辜的人命送在她的手上，一个是金钏，一个是晴雯。

王夫人没有把权力发挥在对的地方，她对于财务的“鸵鸟心态”，在第七十五回又添了一笔。贾母用膳，要吃稀饭，侄孙媳妇尤氏（贾珍妻子）送上一碗红稻米粥。

因为红稻米粥有补血疗效，贾母吩咐下人给小产卧床的孙媳妇王熙凤送一碗过去，当然也公平对待在旁伺候用饭的尤氏，贾母问下人为何不给尤氏也盛一碗红稻米粥。

大丫鬟鸳鸯说：“如今都是‘可着头做帽子’了，要一点儿富余也不能的。”王夫人赶紧解释，是因为“旱涝不定，庄上的米都不能按数交的，这几样细米更艰难”（第七十五回）。

红稻米，又称为胭脂米、红糯米，不容易大量种植，因此，王夫人以“细米”为由，跟婆婆贾母解释为何没剩余。但

是旱涝灾情，不会只影响“细米”，王夫人应该知道，所有的庄稼都会受到冲击。

尤其专管春秋两季地租的家仆周瑞，还是王夫人的陪房，也就是随着王夫人陪嫁去贾府的奴仆，王夫人是周瑞的直属主子，更该掌握地租的第一手情报。

第七十二回，王熙凤跟下人提到，“前儿老太太生日，太太急了两个月，想不出法儿来，还是我提了一句，后楼上现有些没要紧的大铜锡家伙，四五箱子，拿出去弄了三百银子，才把太太遮羞礼儿搪过去了”。由此可知，王夫人早知道贾府已经要靠典当过日子了。

再多一碗也没有的红稻米粥，就像是渐掩的乌云，预兆贾府已经不再有富余，从贾母到王夫人，却都没意识到山雨欲来。

侄女王熙凤的话，没有听进去，甥女薛宝钗的话，王夫人也当成马耳东风。在“香囊事件”引发的大搜查后，宝钗找个理由要搬出大观园，曾经语重心长地跟姨妈王夫人建议该俭省了，“姨娘深知我家的，难道我家当日也是这样零落不成？”

薛宝钗的祖上曾是皇商，负责帮皇室采办杂料，是金陵四大世宦豪门之一，民间传颂的“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雪字谐音薛，就是形容当年薛家的财力，但是到了宝钗这一代，逐渐衰败。

聪慧的宝钗深知荣枯盛衰，必须早做打算，但是宝钗的谏言，姨妈还是没听进去。大管家林之孝也曾费了好大一番唇舌，建议贾琏向贾母、贾政禀报，精简使唤的人力，大了的丫头们应该尽早婚配出去。贾琏也很无奈地说，王夫人因为老爷刚返家团聚，所以说道：“忽然提起这事，恐老爷又伤心，所以且不叫提起。（免费书享分更多搜索@雅书.）”

外人、下人都知道要精简，王夫人的态度却是“冷处理”。其实王夫人并非不清楚长年的亏空，贾政因“重利盘剥”的罪名责问贾琏时，贾琏跪下说道：“……现在这几午，库内的银子出多入少，虽没贴补在内，已在各处做了好些空头，求老爷问太太就知道了……”（第一〇六回）



## 小确幸主义，造就更多的现代王夫人

贾政在状况外、王夫人冷处理，就算有专人记账，这本账也失去检验财务的功能了。因为贾府的问题不是做假账，就如贾琏向贾政禀报的，“侄儿办家事，并不敢存一点私心，所有出入的账目，自有赖大、吴新登、戴良等登记，老爷只管叫他们来查问”。贾府的问题是当家的根本没查账、没理账。

有记账、有查账，就能提早注意到人事弊端、财务警讯，进而约束腐败的家风。第一一四回，抄家后，贾母等人相继过世，贾赦、贾珍发配边疆，清客程日兴陪贾政说话，贾政感慨着提起：“家运不好，一连人口死了好些，大老爷合珍大爷又在外头。家计一天难似一天，外头东庄地亩，也不知道怎么样，总不得了！”

东庄地亩现在是贾府的唯一财源了，贾政这时仍然搞不清楚为何地租收入一直下滑，旁观者清的程日兴，这时才讲出他看到的现象：“我在这里好些年，也知道府上的人那一个不是肥己的？一年一年都往他家里拿，那自然府上是一年不够一年了。”

外人程日兴不只看出贾赦、贾珍的花费无节制，还知道贾府的欠债与破财，贾政如果有要求看账本，捞钱的、自肥的、花钱无度的，都会在检查账本时现形。

贾府当家的轻视一本账的同时，我们应该自省是否注意自家的一本账了？记账确实烦琐，但是我们至少能说得出每月、每年的结余或缺口，至少能清楚累积的财富净值是否对付得了老残病死的风险。

《红楼梦》讲的是清代豪门的兴衰，现代的读者肯定会想，我们没有数百位的家人、奴仆要养，更不会有省亲、太监勒索等大的开销，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口袋也会有大大小小的“破洞”，而且是这个时代才会有的“破洞”。

有一天，我的某个联系群组成员在“拼团”参加品酒会，有美食、美酒、音乐，一人2,800元，不到半天工夫，主办者宣告30个名额已满。我赶紧找到前几天的聊天记录，因为记得当时群组里一堆人还在嚷着：“苦！油价又涨了，日子又要难过了。”

结果喊穷的同一群人，没过两天，自己又去戳另一个口袋洞，接着群组里就被一张张喝红酒、吃法式餐、听萨克斯风的相片刷屏。我揉了揉眼睛，真以为是自己眼花，点错群组了。

消费主义加上网络社群，就像鱼帮水、水帮鱼，互相帮衬、一起壮大。在这种氛围下，我们很容易就会让“王夫人”上身，虽然知道家庭不富余，但是总认为，“虽然艰难，也还穷不至此”，结果是用各种说服自己的理由使白花花银子从一个个破洞流了出去。

如果没有负债，现代版的“王夫人们”，或许还可以放心地追逐各种“小确幸”；但是若有负债，就要提防“小确幸”也会酿成大窟窿。贾府负债的代价之一，是贾迎春的一条命。

## 还不了的债是为“孽债”

《红楼梦》十二金钗里个性最怯懦的贾迎春，因为父亲贾赦贪图孙家的“家资饶富”，被安排嫁给势利、凶蛮、酗酒的孙绍祖，最后被丈夫虐待致死。

孙姑爷为何敢对迎春如此颐指气使？原来贾赦在这门婚事之前，曾跟孙绍祖借了五千两银子，迎春回娘家哭诉姑爷指着她骂，“你别和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银子，把你准折卖给我的。好不好，打你一顿，撵到下房里睡去……”（第八十回）

贾赦其实不是还不了这笔钱，锦衣军来抄家时，贾赦这一房被抄没的财产明细开出来，先不论珍玩、上等兽皮、缎匹等，光现金就有“潮银七千两、淡金一百五十二两、钱七千五百串”，这些金银足以还债。

原来迎春是妾生的，大太太邢夫人贪婪小气，“凡出入银钱，一经她的手，便克扣异常”，难怪贾赦要跟孙绍祖伸手，难怪邢夫人会坐视迎春被夫家冷嘲热讽。

贾母三位孙女，有两位早逝，但是贾元春是当上了贵妃，享尽了荣华富贵后死的，贾迎春却是出嫁才一年多，就被孙家折磨丧命。曹雪芹在第一〇九回的标题是“还孽债迎女返真

元”，还不了的债称为“孽债”，迎春要用自己的一条命帮父亲偿债，可见曹雪芹笔下对于“孽债”寓意的深重。

家庭对于背负重债要谨慎，国家其实更要谨慎。目前世界上的债务不断创下历史新高，而且有相当比例是曹雪芹所谓的“孽债”，也就是还不了的债。而这个巨大债台的支柱，被称为“信任”“信心”，偏偏信任与信心最是脆弱的。

当整个世界都站在一个摇摇欲坠的债台上时，可以挽救的财政工具或货币工具都已快被用尽时，我们能做的是：当家的扛起当家该尽的职责，当家的要看好自家的一本账，甚至是看好国家的一本账。

特别是背有房贷、车贷、卡债的家庭，不仅要监控现金流出，更要为现金流入一旦断流做准备。

祸福无常，不是只有在《红楼梦》里才有，经历过风流云散的曹雪芹，在“一本账”上的笔墨用心，我们可看懂了吗？

## 第二章 风险意识

元妃早逝靠山倒，两代都未居安思危

两场托梦预警，月满则亏、荣华易逝

“如何让未来的生活变得很悲惨？”这是一次中学毕业典礼的演讲主题，很颠覆。毕业典礼的演讲，大多是正经八百，类似“如何迎接幸福未来？”这样助眠的主题，学子们通常是等到一阵掌声后才醒过来，很少有主讲者会引导学子“反着想”未来的人生。（免费书享分更多搜索@雅书.）

这场演讲的主讲者是很善于逆向思考的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他是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最佳拍档。他认为，想要知道人生如何变幸福之前，应该先知道如何会变得悲惨。

危机经济学是先研究市场如何失败、为何失败等问题，与芒格提倡的“反着想”，有着同样的精神。

## 秦可卿提醒王熙凤，月满则亏、水满则溢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是透过几位关键人物，提醒人们一定要“反着想”，在春风得意时要有危机意识。盛极必衰，不仅是《红楼梦》的核心精神，也是世间万物都逃不了的宿命。宁府第四代媳妇秦可卿（贾珍的儿媳）与荣府第三代媳妇王熙凤年龄相仿，但是按辈分，秦可卿要叫王熙凤婶娘。秦可卿过世当晚，到王熙凤梦中道别，“……因娘儿们素日相好，我舍不得婶娘，故来别你一别。还有一件心愿未了，非告诉婶娘，别人未必中用”（第十三回）。

秦可卿未了的心愿为何不告诉别人而来托梦王熙凤？因为荣府的财务大权是在王熙凤手上的。

秦可卿接着提醒王熙凤，“……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生悲’，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猻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诗书旧族了？”

秦可卿虽然已经过世，但念兹在兹，特来托梦，其实她是帮祖先们传话。我在第一章已点出王熙凤的地位，她虽然担任荣府的财务长，但是重要的决策还是要她的“老板们”说了算。

不过，因为实际经手财务，王熙凤最清楚贾府已外强中干，她的危机意识其实胜过她的几个“顶头上司”。可惜自古人皆爱喜鹊，不爱乌鸦，老人们尤其不喜欢听烦心事，王熙凤就算想要拿着大刀砍，开源节流，嘘声肯定比掌声多。

第五十五回叙述王熙凤小产，必须卧床静养，得力助手生病，王夫人赶紧抓守寡的长媳李纨与庶出的女儿探春帮她处理各种琐碎家事，于是探春风风火火地整顿起贾府。王熙凤的大丫鬟平儿回报，探春果断裁减了好几项开销，王熙凤有感而发地说：“你知道我这几年生了多少省俭的法子，一家子大约也没个背地里不恨我的。”

从这两句话可以知道，就算王熙凤要进行财务改革，如果没有上行下效，形成风气，她除了担心外人笑话、讥讽贾府学小人家的精打细算外，还得提防自家人抱怨其刻薄。



## 贾元春提醒史太君，荣华易尽、退步抽身

那么谁最能让贾府风行草偃，早一点儿“反着想”未来可能变悲惨的原因？我认为应首推贾母。

但是大家长贾母显然缺乏危机意识。第七十五回，王夫人来报告甄家被抄，贾母听了，虽然心中不太自在，结果她当时的反应竟是：“咱们别管人家的事，且商量咱们八月十五赏月是正经。”

甄家与贾家是数代老亲，“从前一样功勋、一样世袭、一样起居”，甄家受到的荣宠应该更胜于贾家。在第十六回，贾府老奴赵嬷嬷就提过，江南甄家曾接御驾四次。

了解曹雪芹家世的读者就知道，《红楼梦》里的甄家，其实就是影射曹雪芹出身的曹家。曹雪芹祖上多人都担任过江宁织造，负责为皇室采买、制造缎匹。

第五十六回提到，江南甄府家眷进宫朝贺，先遣人来贾府送礼请安，礼单上列的有：“上用的妆缎蟒缎十二匹，上用杂色缎十二匹，上用各色纱十二匹，上用宫绸十二匹，宫用各色缎纱绸绦二十四匹。”

礼单清一色都是上用缎匹织物，间接说明《红楼梦》里的甄家与曹雪芹的曹家，做的都是织造的行当。甄家在《红楼梦》里的兴衰演变，其实是为贾府做“预演彩排”。

贾母没想到，接驾四次的甄家仍然会被抄家。时常往来的世家遭大难，身为大家长的贾母却没有物伤其类的危机意识，只关心自家怎么欢度中秋，在大观园的哪一处亭阁赏月最好。

曹雪芹刻意写出贾母听到甄家被抄家消息的反应，已隐喻贾母没有危机意识。没有危机意识，自然不会有危机管理的念头。第一次秦可卿托梦提醒王熙凤，没有扭转危亡的家运，作者又安排第二次托梦提醒贾母，这次是让级别更高的元妃登场。

第八十六回叙述贾母闭眼就梦到孙女元妃。因为元妃去年曾病了一回，家人得知贾母梦境不免担心，赶紧向宫中打听，结果一切安好。

过两天贾母又梦到元妃，这次的梦境更是历历在目，贾母清楚记得，“元妃还和我说是：‘荣华易尽，须要退步抽身’”。

因为贾母当时身子不好，因此，众人都把贾母几次的梦境当成“有年纪的人思前想后的心事”。而且后来宫中虽有贵妃薨逝，但不是元妃，贾母自然没再把孙女的提醒当回事。

但是从曹雪芹安排元妃托梦贾母，而非父亲贾政，或是母亲王夫人，也意味着，力挽狂澜的最后机会是在贾母身上。如果贾母能从“荣华易尽，须要退步抽身”这么清晰的一句梦话里产生危机意识，贾府受到抄家大祸的伤害或许可以减轻。

年高识深的贾母应该要比子孙更懂得，从荣宁二公到贾蓉、贾兰、巧姐这一代，五代的荣华，原本就维系不易。孙女元妃又数度梦中提醒，直到此时，这位大家长还是没有赶紧“反着想”，提前打算。

贾母其实早就知道贾府“外头好看，里头空虚”，但是仍任由子孙把排场搞得“轰轰烈烈”，乐得不管，只是“说说笑笑，养身子罢了”。直到家运败坏到不可收拾，才愧疚无颜见地下祖宗。

很多老人家就像王维诗中描述的那样，“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但是不关心的结果就是没有危机意识，“常发于至微，而终成大患”。

## 靠山给的幸福，不是真幸福

为什么从贾母到贾政、王夫人，两代都缺乏危机意识？因为没有想到最大的靠山，也就是年纪轻轻的元妃竟然会早逝。

第一章提到，贾府不经商，主要收入是地租。地租比祖上少一半，开销却比祖上多了十倍。这么大的财务缺口，贾府却能够维持空架子，部分原因就是有元妃这位大靠山。

贾府原本就有世袭官职可以倚靠，贾元春“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贾府跟皇家结成亲家，贾府子孙更是鸡犬升天、有恃无恐。

从贾琏陪黛玉送林如海的灵柩返家，妻子王熙凤笑说：“国舅老爷大喜！国舅老爷一路风尘辛苦！”可知贾府众人已经以皇亲国戚自居了。

元妃就像是贾府开出来的一张空白支票，不管数字填多少都能借到钱。因为大家都相信有这位受宠的贵妃在宫中，家库通皇库，“姑娘做了王妃，自然皇上家的东西分了一半子给娘家”（第八十三回）。

大家都不会料到，这张“空白支票”竟然会这么快就跳票了，元妃归天，外界给贾府的信任与来自皇室的庇佑，当然也跟着消失。其实元妃的父亲贾政之前已经从一件贡品参到“树倒猢猻散”的禅机。

一日，有人来贾府兜售可作为进贡的宝贝，其中一颗光华耀眼的珠子，名为“母珠”。这颗母珠的神奇之处是可以把同一个盘子里的其他小珠子吸过来，“滴溜滴溜的都滚到大珠子身边”。

贾政从这颗母珠参悟到，“天下事都是一个样的理哟。比如方才那珠子，那颗大的，就像有福气的人似的，那些小的，都托赖着他的灵气护庇着”（第九十二回）。

元妃就像是那颗有福气、有灵气的“母珠”，贾府众人都靠着她庇护。贾政虽然知道，“要是那大的没有了，那些小的也就没有收揽了”。但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这么早，女儿无法福寿双全，多福却短寿，“痰厥，存年三十一岁”。

更没料到的危机是：六亲同运。元妃骤逝，王夫人与薛姨妈的哥哥王子腾，原本要进京拜相，接任内阁大学士，没想到离京城只剩二百里路，竟然染风寒，误用药，因此一命呜呼。

金陵城有四大豪门世家——贾、史、王、薛，彼此都有姻亲关系，当然彼此也互为奥援。贾母史太君的娘家就是四大豪门中的史家，史家的“虚架子”早已经塌了。现在贾家失势，王子腾又魂断途中，薛姨妈期待这些靠山能帮不肖子开脱死罪的盘算，就像“寡妇死了儿子”，没指望了。

薛宝钗的哥哥薛蟠因为打死人，吃上人命官司，被关在大牢。为了这场官司，薛家不知花了多少银两，伙计也趁机捞

钱，原本的产业，不是变卖，就是赔本收了。

四大家族叱咤风云时，一荣俱荣，遭祸落难时，一损俱损，简直就像赤壁之战中的“火烧连环船”，遇到火大风疾，绑在一起的战船，片刻就烧了个精光。

这也是曹雪芹为何要在很多章回，一再地提醒：只要是别人给的幸福，就不是真幸福。他用自家先盛后衰的亲身经历提醒世人：“转瞬荣枯，真似春云秋叶”，荣光越盛，越该有危机意识、风险意识。

## 无法提醒“黑天鹅事件”的类型，一定要预想其后果

甄府为贾府预演了“黑天鹅事件”，贾母、贾政还是没料到被御史弹劾的抄家大祸会落在自家头上。

“黑天鹅事件”可以被定义为最不可能发生，但最后发生的危机。“黑天鹅事件”不会只出现在小说里，我们无法预测“黑天鹅事件”的类型，但是一定要预想“黑天鹅事件”的后果。

1912年，一艘号称永不沉没的“梦幻之舟”，在一片欢呼声中启航。这艘当时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巨轮，还是由最优秀的船长掌舵。

“梦幻之舟”的原始设计目标是，即使正面撞上冰山，它也不会沉没。谁料到，最致命的敌人却是从侧面来袭，“梦幻之舟”的船侧被冰山狠狠地“开膛破肚”，最后永远沉没在大西洋。

相信很多人都猜到了，这艘梦幻之舟就是“泰坦尼克号”，让它第一次出航就致命的“黑天鹅事件”，其实是航道上经常出现的冰山。每年有上千座冰山从格陵兰的冰原往南漂流，在泰坦尼克号之前，少有冰山酿成的重大船难，而且在北大西洋航道上往来的商旅早就见惯了冰山。

但是惯性往往会闯大祸，这位过去从未见过或经历过船难的船长，创下了最大的海难纪录。泰坦尼克号给世人的启示是：即使猜不到“黑天鹅事件”会如何发生，但是一定要先想一想，如果“黑天鹅事件”发生，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也就是说，一旦登到船上，乘客就该想到：不管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船难，他们遇到的最大灾祸就是沉船。从船长到乘客，都该有的危机意识是：如果真的沉船了，该怎么办？

泰坦尼克号却从没有把沉船危机放在心上。泰坦尼克号事发前依靠的是自认为“永不沉没”的设计，事发后依靠的是附近可能会来援救的船只，就是没有想到自己船上应该事先准备足够的救生艇备用。

这跟贾府上上下下，只想靠祖宗庇荫、贵妃荣宠、世家老亲相扶相帮的心态完全相同，他们都没有想过，当好运用完时，会是怎样的光景。

贾府与泰坦尼克号犯的共同大错是缺乏危机意识，未做危机准备。曹雪芹语重心长，其实是想提醒读者，身为一家之主，是不是该有危机意识？是不是该为危机做好准备？而贾府在危机过后，一夕变穷。



## 系统风险与人身风险，会造成一夕变穷

一夕变穷，不只是发生在《红楼梦》中，中产家庭也会碰到这种情况。通常有两种“黑天鹅事件”会让一般家庭受到重创，一种是系统风险，另一种是人身风险。

系统风险，是一种财务学用语，是不管有没有投资，所有资产、所有族群都会受到重创。

更严重的系统风险，不只局限在一个国家，而是区域性的、全球性的，譬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下一个全球性的系统风险，是市场最担心的债市泡沫破裂。

债市泡沫破裂，比股市泡沫破裂还可怕。以往接触债券资产的只限大户，近年来由低利到负利，散户也通过各种渠道成为债券直接、间接的投资者。

一旦午夜钟声响起，马车会变回南瓜，重债国家、重债企业、重债家庭、拥有高比例债券相关资产的投资者，尤其要提防债市破裂引发的系统风险。

除了系统风险之外，第二个使家庭受到重创的是人身风险，这包括病、残、老、死，要提醒的是，这四大风险不一定是按从年轻到年老的时间顺序来的。

远的不提，2014年的高雄燃气爆炸事件，2015年的八仙粉尘爆炸事故，2016年的维冠金龙大楼倒塌，这些对于受难的家庭来说，都是怎么也想不到的“黑天鹅事件”，而且很多是年轻的生命。

在人生的漫长航道上，突然矗立起一座“冰山”时，我们为自己、为家人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扛家计的人走得太早或家人病残得太重，这个家庭会不会受到重创甚至破裂？这些问题，都是我在读《红楼梦》时反复思考的。

《红楼梦》毕竟是一本小说，情节是虚构的，《我们的新世界》（*The Age of Turbulence: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一书描述的情境则是真实的。印象很深刻的一段是其作者，也是当时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Greenspan），在9·11事件发生时的反应。

当时人在瑞士的格林斯潘，与坐镇美联储的副主席通电话，两人逐项讨论“危机管理检查表”，确定这个突发的变局是否在掌控中。

9·11事件，是自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美国首次遭受的攻击。格林斯潘立刻先设想最坏的可能是金融体系瓦解、电子支付系统瘫痪，美国与全球经济崩溃。

从美联储的反应可知，他们平常就已沙盘推演各种“黑天鹅事件”的可能，如核攻击，并且有一张危机管理的核对表。当“黑天鹅事件”真的出现时，他们才能临危不乱，正确应

对。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花很多时间设想危机的发生，以及危机发生时的应对对策。

 图像

我们不是央行的掌舵者，也不是企业家，但即使只是管理一个家庭，是否也应该在安稳的时期，先花点儿时间想一想，拟一张“家庭危机管理检查表”？

如果平日没有预演可能的危机，一旦危机发生，就只能靠直觉反应，而直觉往往最误事。如果拟过“家庭危机管理检查表”，即使这张核对表不详尽，但全家一起想各种危机的可能与危机发生时的应对对策，都会让危机意识内化成一种家庭文化。居安思危，是曹雪芹教的，也是我在《红楼梦》中学到的人生智慧。

### 第三章 风险管理

可卿谆谆提对策，家长要为子孙留退路

先往最坏的地方想，才能常保安康

《道德经》与《红楼梦》有什么不同？《道德经》不是理财书，但《红楼梦》可以看成理财书，我想很多文学家会不同意，且听我慢慢讲来。

《道德经》第五十八章有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点出祸福相倚，当人感到幸福满盈时，灾祸已经蹲在一边等着了，老子在这里提醒大家的是要有危机意识、风险意识。

但是《道德经》只点出了风险意识，没有提到风险管理，因此《道德经》是哲学书，不是理财书。

《红楼梦》既点出了风险意识，还巨细无遗地说了风险管理、风险对策，提示要做哪些财务安排，而不只是预告危机、风险，这是我认为《红楼梦》不只是一本文学书，还是一本理财书的最主要原因。

## 秦可卿对策有二：一是祖坟，二是家塾

在前一章已经提到，秦可卿言之谆谆，托梦提醒王熙凤，务必要提防“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登高必跌重”“乐极生悲”的发生。

忠言难免逆耳，但是王熙凤也知道秦可卿的顾虑是对的，她赶紧请教永保安康之道。秦可卿笑婶娘太痴，因为自古没有“永”保之道，顶多是“常”保之道。

秦可卿提示家族财富常保的原则就是“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用白话文解释就是繁荣时就要做好衰退的准备。这个原则与春秋时代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计然所说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史记·货殖列传》）如出一辙。

把计然与曹雪芹的话真正听进去，并且身体力行，不仅能“常保安康”，还能成就大事业。李嘉诚一生奉行的就是“旱时，要备船以待涝；涝时，要备车以待旱”的原则。

不过，曹雪芹还不只是提示原则，他通过秦可卿详细擘画了执行方案，第一个是针对祖坟，第二个是针对家塾，因为梦中秦可卿最担心的，就是未来家败之后，维系这两个地方的财源会出问题。

秦氏道：“目今祖莹虽四时祭祀，只是无一定的钱粮；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依我想来，如今盛时固不缺祭

祀供给，但将来败落之时，此二项有何出处？”（第十三回）

乍看到这一段文字时，我们会不免疑惑，贾府祖坟，虽是四时祭祀，但是祭祀花费终有限度，贾府家塾，属于义学性质，主要是由族中当官的人来资助，就算未来官职被撤，家塾应该也不至于难以为继。

但是秦可卿最关心的，以及提出的财务安排，都集中在这两项。秦可卿的提示是，“莫若依我定见，赶今日富贵，将祖莹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

## 祭祀产业不入官，是子孙唯一退路

秦可卿建议趁着目前富贵有余时，在祖坟附近多购置一些供人住的房舍，以及供耕种用的田地，这些资产都会产生钱粮孳息，以后不管是祭祀或家塾，就会有专款专用的财源了。

秦可卿还对这些祖坟边的房舍、田地，进一步提出了管理办法，“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也没有典卖诸弊”。

从秦可卿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曹雪芹深谙人性，大家族成员虽然是同一血脉，但是各房还是会各有私心。在祖坟边购置的资产属于公产，不肖子孙当然会有觊觎盗卖的念头。

但是召开全族会议，会同全族老幼，明定采取各房每年轮流管理的办法，大房如果今年偷偷典卖，明年就无法清点交接给二房，用这套制度可以除去子孙败家产的弊端。

更重要的是，秦可卿接下来道出这项财务安排的目的，“便是有罪，己物可以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

原来秦可卿让王熙凤在祖坟边购田地、房舍，第一个目的是，“便是有罪，己物可以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

的”。封建时代的官宦有罪，处罚之一是抄家，第一〇五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详述了官府查抄荣、宁二府时惊心动魄的场面。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官府查抄一定是闪电行动，会先派衙役守住各大小门，命令所有人等一步不能乱走。

宁府最惨，从宁府老奴焦大的哭诉，得知抄家时的经过，“里头女主儿们都被什么府里衙役抢的披头散发，圈在一处空房里；那些不成材料的狗男女都像猪狗似的拦起来了；所有的都抄出来搁着，木器钉的破烂，磁器打的粉碎”。

等荣府听到风声，再想要赶紧抢救值钱东西时，肯定是来不及了。譬如王熙凤的陪房丫头平儿当时正在吃饭，看到下人被衙役拴着进来，才得知抄家的消息，“我听了几乎吓死！正要进房拿要紧的东西，被一伙子人浑推浑赶出来了”。

听到平儿的报告，一生未经历过抄家阵仗的贾府女眷，譬如邢、王二夫人，当然是“魂飞天外”，贾母也吓得“涕泪交流”。王熙凤的反应最激烈，甚至晕厥过去，“独见凤姐先前圆睁两眼听着，后来一仰身，便栽倒地下”。

因为王熙凤背着长辈在外放高利贷，被抄到一堆借据与抵押的房地契，古今中外“盘剥重利”都是有罪的，这些违法资产一律没收入官。“捞钱夫妻档”贾琏与王熙凤，“历年积聚的东西并凤姐的体己，不下五七万金，一朝而尽”，王熙凤等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当然会急晕过去。



被查抄的家产会全部充公，包括所有的动产与不动产，“一切动用家伙及荣国赐第一一开列。房地契纸，家人文书，亦俱封裹”。只有什么会例外呢？就是秦可卿要王熙凤购置的“祭祀产业”。

祭祀产业是以祭祖为目的而设立的独立财产，财产产生的租金或收益，专供祭祖所用，这些财产是由族裔共同拥有的。即使抄家大祸，官府也无法将祭祀产业没收。

明清抄家制度大同小异，根据《枣林杂俎》的记载，“犯人家产，田地外，内有坟莹，不在抄**割**之限”，不在抄**割**之限，就是不会被官府没收。

某些“红学”的研究者猜测曹雪芹最后的落脚处，是北京香山附近的茅屋，可能就是曹家的坟园、祭田，或是未被查抄到老屋。这也可能是曹雪芹为何会借秦可卿的谆谆告诫，提醒要为子孙准备好最后的退路。

## 古代靠祭祀产业，现代靠信托财产

如何分辨哪些属于祭祀产业？在已经占去大半条街的荣、宁二府附近购置祭祀产业，当然不行，所以秦可卿指示购置的产业要位于祖坟附近。

看到这段提示时，我忍不住赞叹，秦可卿的财务安排，应该说是曹雪芹的财务安排，既专业又高瞻远瞩，因为他已设想到最坏局面，并且针对最坏局面做好财务安排、风险管理，如果这不是理财智慧，那什么才是理财智慧？

在《红楼梦》所处的年代，是用“祭祀产业”来避抄家大祸，现代人虽然不用担心抄家、财产被没收，但是仍然会担心不肖子孙败光家产，或是欠下巨债导致财产被查封，到时连退休养老金都不保了。

有这种忧虑的人怎么办呢？现代的对策是将财产交付信托，不用再到祖坟边买屋买田。由于交付信托的财产，具备独立性，也就是独立于委托人与受托人之外，因此，完全不用担心财产被盗卖，或是债权人上门要求强制执行。

除了不用担心财产被查封外，秦可卿交代购置祭祀产业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目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

因此，秦可卿才交代把家塾迁到祖坟边，就算家族衰败，城中产业全部充公，贾氏子孙也不致流离失所，仍有祭祀产业可以栖身，更重要的是，子孙学业与祭祀都可以永续。

## 祭田能让子孙耕读兼顾

贾府家塾原本离贾府不远，第九回，我们看到塾师贾代儒有事返家，众顽童就大打出手，摔砚台、扔书筐、抡板子、挥鞭子，“也有立在桌上拍着手乱笑，喝着声儿叫打的”，贾府家塾的读书风气令人摇头。

但是我们也知道，贾府后来就是靠读书求得功名而再翻身的。第一一九回，贾宝玉与侄子贾兰同榜中举，皇上看到榜单，才又忆起过世的贾妃一族与荣、宁二公当年功勋，加上“海晏河清，万民乐业”，圣心大悦，不仅免了贾赦、贾珍罪名，并且恢复贾府的世袭官位。

曹雪芹在《红楼梦》传达的人生智慧是，“但存方寸土，留与子孙耕”，而且这块方寸土，子孙只能用来耕读，无法变卖。

虽然盛极而衰不可免，但真正经历过抄家大祸的曹雪芹认为，只要能提前做安排，让子孙耕读兼顾，那这可以是退路，也可以是家族振兴之路。

文学经典很少如此“入世”，曹雪芹“曾经沧海难为水”，才能传达如此深远的人生智慧与理财智慧，这套财务对策，不仅可以抵御“黑天鹅”，还能为家族“立万年永远之基”。

可惜秦可卿在梦中建议的安排，并没有被执行，虽然王熙凤放在了心上，也趁机提了出来。

本书前一章提到，古董商向贾政兜售可以进贡的宝贝，贾政要贾琏将其中两样拿进去给贾母等人欣赏，王熙凤眼看又有白花花的银子要流出去了，赶紧跟长辈们建议，“我已经想了好些年了，像咱们这种人家，必得置些不动摇的根基才好：或是祭地，或是义庄，再置些坟屋。往后子孙遇见不得意的事，还是点儿底子，不到一败涂地”（第九十二回）。

贾母与邢、王二夫人听了虽然认同，但是贾琏反对，认为王熙凤的建议是“一大堆的丧气话”。丈夫阻挡、长辈们也没再坚持，王熙凤无力也无权独排众议，秦可卿为贾府安排的最后退路，至此算是断了。

因此，第一〇一回，王熙凤月夜独行于大观园中，秦可卿的魂魄现身埋怨王熙凤，“婶娘只管享荣华，受富贵的心盛，把我那年说的‘立万年永远之基’都付于东洋大海了！”这时离抄家大祸已经不远了。

 图像

## 先想到最坏局面，再为最坏局面买保险

秦可卿为子孙留退路的安排，与曹雪芹的理财智慧，虽然被王熙凤“付于东洋大海”，但是仍应借来一用。

我住在台北，有位邻居叶先生开了一间影印店，养大了四个儿子。近几年来，叶老板假日常往苗栗跑，原来他在苗栗山上买了一块地，我笑问：“你的开心农场怎么买这么远啊？”

他说，这块地不是为自己买的，是为子孙买的。他娓娓道来买地是源于“日本3·11大地震”，这是一场引发海啸、火灾、核辐射外泄的复合式灾难。

日本发生惊世巨灾，电视里不断播放的画面太震撼，叶老板联想到自己的居住环境。台北盆地是冲积平原，地质原本就不好，又有好几条断层经过，附近也有两座仍在使用的核电厂与一座停建的核电厂，甚至还有火山。

叶老板的四个小孩各自成家，但是都集中住在台北，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大地震，其引发的复合式巨灾结果，台北盆地通通有，只是万幸没有碰上而已，所以他要为子孙设想最坏的局面，并做好退路安排。

他搜集资料后决定，要在离台北100千米范围外找一块农地，未来就算发生核灾、大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等巨灾，只

要子孙逃得出去，家族会有一个永久栖身之所，而且还能自给自足，于是他远赴苗栗山区买下一块地。

他的财力很强吗？他的人生其实是从负数开始的，因为长辈曾经留下大笔的债务，奋斗大半生之后，他说，他不留债，也不留财产给子孙，但是他认为，他有责任帮子孙留一个退路。

叶老板不是杞人忧天，他跟曹雪芹一样，都是先想到最坏局面，再为最坏局面买保险，他只是在尽一个大家长的责任。

我不是鼓励大家效仿他去买农地，每个家庭担忧的风险不同，财务对策也不同。只是他的财务安排，确实就像秦可卿所说的，“往后子孙遇见不得意的事，还是点儿底子，不到一败涂地”。

秦可卿预见贾府的最坏局面是抄家，叶老板设想的最坏局面是巨灾在台北重现。我们身为家长，可曾花一点点时间，设想一下自己家可能遇到的最坏局面？还是像贾璉，只把最坏的可能当成“丧气话”，连想都不去想？

## 灾难新闻已读不回：已经阅读，不予回应

前一章提过，个人人身的最坏局面是病残老死：重病、重残、老后无依、早逝，这些都有商业保险可以转移风险。但是很少有人会再去想，大环境的最坏局面又是什么？

《圣经》（*Bible*）中有所谓“天启四骑士”，《西方凭什么？》（*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一书的作者伊安·摩里士（Lan Morris）观察人类大历史后加上了第五位骑士，这五位骑士分别代表五种灾难：饥荒、瘟疫、战争、死亡与气候变迁。

“五骑士”与我们其实既远且近，稍微关心国际新闻的人都知道，“五骑士”不只是在《圣经》里出现，其实一直不断为祸世间。

对于这些灾难新闻，我们的反应通常是“已读不回”，即已经阅读，但不予回应。不曾去想一想，这些出现频率似乎越来越高的灾祸，如果自己碰上了，要做如何反应？更不要说是，“天启五骑士”中还没有包括金融海啸，或是像“日本3·11大地震”之类的严重天灾。

理财智慧不只是谈赚钱，而是更深层地思考如何守护财产与生命，以及什么财产才是“不动摇的根基”。我们当然无法



应对所有灾祸，但是至少要对于周遭世界正在发生的灾祸稍微上点儿心，想一想“要是……会怎样？”与“我能做什么？”

曹雪芹针对抄家之祸提出的对策是“祭祀产业”，今人对于灾祸的对策更多，一种是风险转移，也就是买商业保险（包括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用最小的代价，把可能发生的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

一种是风险自留，一旦发生风险，靠自己的储蓄或投资去应对。明太祖朱元璋打天下时曾经采用的“广积粮”仍然适用现代，我们应多储一点粮，多准备一点紧急预备金。

《黑天鹅》（*The Black Swan*）一书是提醒世人保护自己免于遭受重大极端风险带来的伤害。如果做积极投资，就要让投资组合能抵抗预料外的大跌，譬如买进“卖权”（即当极端事件发生时，投资组合可能会受创，但是“卖权”会产生获利，因此能降低投资组合的损失）。

秦可卿不当喜鹊，当乌鸦，乌鸦啼声嘶哑凄厉，大多数人的反应当然是掩耳避听。我们知道，贾府最后能够“沐皇恩贾家延世泽”，是靠贾宝玉与贾兰这对叔侄“蟾宫折桂、金榜题名”。

但若没有同榜中举，贾家是很难重新“沐皇恩”“延世泽”的，家运将会继续衰败，这时就会知道“乌鸦”秦可卿的建议——“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世业”的重要性了。

贾府五代荣华，一场抄家大祸，就被打回原形。一般家庭对于灾祸风险的承受力更低，曹雪芹提醒我们，安逸时要先往最坏的地方去想，做好风险管理，才是常保安康之道，这也是我从大观园里领受到的理财智慧。

## 第四章 俭束家风

贾母不教子孙，骄奢家风惹祸

骄由奢起、祸由奢生，勤俭家风才能远罪丰家

元旦这一天，最适宜写下新年心愿。英国知名作家彼得·梅尔（Peter Mayle）在《有关品味》（*Expensive Habits*）一书中，曾公布他的新年三愿，他的新年三愿内容，其实年年都一样。

第一愿是不参加跨年狂欢，第二愿是元旦时试穿一条平日不穿的旧长裤，第三愿是早餐前绝不喝酒。

最有意思的是第二愿，梅尔为何要找出平日不穿的旧长裤？因为他要把这条裤子当作一个标杆，看看自己身材有没有走样。如果裤子穿不下、拉链拉不上了，梅尔就会开始少吃点面包，让身材逐渐恢复原样。

已进入不逾矩之年的梅尔自豪地说，他的身材从三十岁以来一直都没走样，还特别抬出他的裁缝师，为他做证。

## 家风就如同身材，稍不节制就会走样

梅尔新年试穿旧裤子的习惯，其实很有哲学意味，其中的精神不仅可以用来控制身材，还能用来约束家风。因为家风与身材的本质很像，一不节制，就容易失控走样，所以要有一个明确的标杆，年年提醒。

从荣、宁二公九死一生攒下家业开始，贾府富贵已历百年，家风早已由俭入奢。贾府家长显然没有在新年的试穿一条“旧裤子”的习惯，没有用某种仪式、事物、家规来提醒子孙：不可骄奢怠惰，要缅怀祖宗，了解开创维艰。

梅尔的新年仪式是试穿旧裤子，贾府的新年又是怎么过的呢？第五十三回完整记录了贾府从腊月到元宵节是怎么过的，特别是从正月初一到十五，年酒、戏酒接连不辍，贾府的新年可以总括成一句话，“笙歌聒耳，锦绣盈眸”。

就以初一来讲，贾母等人要先进宫朝贺，接着回府祭祖，剩下的时间，“只和薛姨妈、李婶娘二人说话，随便或和宝玉宝钗等姐妹赶围棋摸牌作戏”（第五十三回）。

只看开年第一天的表现，或许对贾母等长辈不公平，但是整本《红楼梦》翻来覆去地看，我也没找到贾母等长辈们在另外的三百六十四天中，曾努力地耳提面命，带头约束家风。

贾府的家风如何呢？先听听外面的评价。家奴周瑞家的（周瑞的妻子）把对外人对贾府的形容，说给主子王熙凤听，“家里的奶奶姑娘不用说，就是屋里使唤的姑娘们，也是一点儿不动的，喝酒下棋，弹琴画画，横竖有人伏侍呢，单管穿罗罩纱；吃的带的，都是人家不认得的……”（第八十三回）

所谓“屋里使唤的姑娘们”，就是譬如宝玉屋里的袭人、贾母屋里的鸳鸯等，外人的印象是，这些屋里使唤的姑娘也有专人服侍，能穿罗罩纱，她们负责陪主子琴棋书画就好。

封建社会的豪门奴仆也有阶级之分，侍女又分贴身的与粗使的，贴身丫鬟、领头丫鬟只需要服侍主子，粗重杂活则是交给粗使丫鬟，因此“屋里使唤的姑娘们，也是一点儿不动的”。但是丫鬟众多，并不仅限于贾府，不能用来判断贾府家风骄奢。

倒是从周瑞家的接着转述的一段歌谣，可以看到贾府家风的影子，“宁国府，荣国府，金银财宝如粪土。吃不穷，穿不穷，算来总是一场空”。我在第一章曾举宝玉“要五毛，给一块”的例子，可以看到父亲贾政对于钱财之事完全不上心，儿子当然也就不知金银轻重，再加上贾宝玉一向厌恶文章、经济，当然会视“金银财宝如粪土”。

但是子孙不知货币价值，或只知绫罗绸缎、饫甘餍肥，倒不会动摇豪门根本，贾府最大的问题是家风败坏。

## 骄奢淫逸，抄家祸首

家风败坏，在第四回中就已见端倪。薛姨妈带着儿子薛蟠、女儿宝钗进京，王夫人当然期待与妹妹一家人能住在一起相互陪伴，姐夫贾政也认为：“姨太太已有了年纪，外甥年轻不知庶务，在外住着，恐怕又要生事。咱们东南角上梨香院那一所十来间房，白空闲着，叫人请了姨太太和姐儿哥儿住了甚好。”

薛蟠担心搬进贾府，会被严厉的姨父贾政所拘束，而且薛家在京原本就有房产，便打算等自家院落打扫完毕后就搬过去。

“谁知自来此间，住了不上一月，贾宅族中凡有的子侄俱已认熟了一半，凡是那些纨绔气习者，莫不喜与他来往。今日会酒，明日观花，甚至聚赌嫖娼，无所不至，引诱的薛蟠比当日更坏了十倍。”（第四回）

薛大公子虽然是纨绔子弟，“性情奢侈，终日惟有斗鸡走马、游山玩水而已”，但是一住进贾府，竟然被带得“比当日更坏了十倍”。显然贾府家风不只骄奢，还早已败坏，特别是宁府风气最坏。

坏到什么程度呢？唱戏的柳湘莲想打听他的婚配对象是什么来历，当从宝玉口中得知，原来是宁府贾珍的小姨子时，柳

湘莲听了忍不住跺脚说，“这事不好！断乎做不得！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第六十六回）

东府就是宁府，风气会坏到只有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清白的，应该与家中无大人约束有关。因为宁府第三代的贾敬，早已搬到城外道观，只关心烧丹炼汞能不能成功，任由儿子贾珍聚赌、嫖娼。贾珍甚至与儿媳有乱伦之嫌，上行下效的结果是，东府风气最坏。

贾府被抄家，其中有两项罪名皆祸起贾珍，“引诱世家子弟赌博”，还有“强占良民之妻为妾，因其不从，凌逼致死”。第二个罪名其实是冤枉了贾珍，应该算到贾琏头上，而且既未强占民妻为妾（尤二姐做妾，是你情我愿的），也未凌逼致死（尤三姐是被怀疑清白而自刎的）。

但不论黑白曲直，若不是贾珍、贾琏这对堂兄弟饱暖思淫欲，御史恐怕也无法捕风捉影。荣府被抄的祸首则是贾赦，罪名是“交通外官，恃强凌弱”。贾赦曾经被贾母数落爱纳妾，“官儿也不好生做，成日和小老婆喝酒”。后来又任由逢迎拍马的官吏帮他强索百姓的珍藏品，于是他才被御史参上一本致罪。

## 贾政长年外派，无暇严管家风

令人好奇的是，在第三十三回，贾政把宝玉往死里打，可以看到贾政对于不肖子孙的严管，为何贾政无法端正两府的家风呢？

从妹婿林如海（黛玉父亲）对贾政的形容，“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非膏粱轻薄之流”（第三回），得知荣、宁二府中，人品最端正的长辈应属贾政。

贾政没有得到世袭官位，但是因为忠勤任事，颇受朝廷重用，先后当过学差、工部郎中与粮道，贾府子弟的种种劣迹，几乎都是在贾政外放任官时出现的（贾政在第三十七回就被外派学差，直到第七十一回才回京复命）。

后来，贾政又被派到江西，等到贾政被降职调回京城，听到种种风声，把贾珍、贾琏叫来，告诫这两个侄子要诸事谨慎时，已经太迟了。贾政长年外派，能够约束贾府风气的长辈也只剩贾母。

但是贾母没有像梅尔一样有新年穿旧裤子的习惯，年年约束子孙，等到抄家之后，才后悔向天祝祷，“必是后辈儿孙骄奢淫逸，暴殄天物，以致阖府抄检”（第一〇六回）。从这句话里知道，贾母立刻找到贾府引来抄家大祸的原因：骄奢淫逸。



她也知道，身为大家长，家风败坏，起于不教儿孙，“现在儿孙监禁，自然凶多吉少，皆由我一人罪孽，不教儿孙，所以至此”（第一〇六回）。这时贾母只能祈求用自己剩下的阳寿，换得皇天宽免儿孙之罪，读来令人不忍。

## 贾母不教儿孙，晚年面临巨祸

从服侍过贾府祖上的家奴赖嬷嬷与贾宝玉的一段话中得知，贾府早年家风严谨，长辈教子如审贼，贾政年幼时也被狠打过，“当日老爷小时，你爷爷那个打，谁没看见的？老爷小时，何曾像你这么天不怕地不怕的？……还有东府里你珍大哥的爷爷，那才是火上浇油的性子，说声恼了，什么儿子，竟是审贼！”

第三十三回，贾政杖责宝玉，虽然是冤枉了他，而赖嬷嬷对着宝玉说，“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爷不过这么管你一管，老太太就护在头里”，也隐喻贾母没有严管子孙，日后贾赦、贾珍、王熙凤闯下大祸，难怪贾母会后悔“不教儿孙，所以至此”。

其实，贾府遵循儒家的长幼有序，对于长上相当尊重。譬如，宝玉骑马若经过父亲贾政的书房前，无论贾政是否在书房里，都必须下马步行。还有服侍过父母的家奴，“比年轻的主子还有体面”，像是赖嬷嬷在座时，尤氏、凤姐等就只能站着了。

而且贾母待人宽厚，譬如第二十九回，贾府众女眷到道观看戏，一个小道士来不及躲藏，被王熙凤当场赏了个耳光，贾母特别嘱咐不可吓着这种“小门小户的孩子”，还交代贾珍要打赏几个小钱。

但是贾母容易被蒙在鼓里，譬如第八十一回，宝玉心疼堂姐迎春被夫婿虐待，王夫人特别交代宝玉，“你断断不许在老太太跟前说起半个字，我知道了，是不依你的”。

第九十五回，宝玉的通灵玉不见了，众人也是不敢让贾母知道，直到贾母亲自探视，发现爱孙神魂失散，追问之下，王夫人只好据实禀报。

人是报喜不报忧，儿孙淫逸，当然更不愿意让贾母知道，但是儿孙很多的荒唐行为，贾母其实难辞其咎。侄子贾珍，或许可说不是本房，而且是另住宁府。但是长子贾赦强取豪夺，孙子贾琏偷情好色，可都是在贾母的眼皮子底下发生的。第一〇七回，北静王转述皇上意旨，“贾政实系在外任多年，居官尚属勤慎，免治伊治家不正之罪”。显然连皇上都知道，贾府治家不正之罪，不应苛责长年在外的贾政，那么谁还有权、有责，端正家风、教导儿孙呢？当然是抄家祸后跪地求天宽恕的贾母。

## 李纨寡欲恬淡，不受抄家波及

贾府上下苦尝骄奢必败的结果，只有一个子孙能够八风不动。我们回到第一〇五回抄家那一幕，就能知道是谁。当时披头散发的平儿，哭着进来报告官兵正在抄家，贾母吓得说不出话来，孙媳妇王熙凤已经急晕倒地，两个儿媳妇王夫人与邢夫人也吓得魂飞天外，满屋子女眷，“拉这个，扯那个，闹得翻天覆地”。

等到贾母回过神来，意识到大祸真的临门，“哭的气短神昏，躺在炕上，李纨再三宽慰”，儿媳、孙媳，还有一屋子女眷中，显然只有李纨还能保持镇定，不断安慰哭到奄奄一息的贾母。

李纨是贾政的长媳，夫婿早逝，李纨守寡多年，虽然“居处于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不争宠、不聚敛，恬淡度日，专心侍亲、教子。

抄家大祸后，贾府上下无精打采，只有李纨仍然寻常度日，因此，贾母称赞她，“珠儿媳妇还好，她有的时候是这么着，没的时候她也是这么着，带着兰儿静静儿的过日子，倒难为她”（第一〇八回）。

李纨寡欲，才能免受倾家之祸的影响，从《红楼梦》里的两场白事可以看到对比。一场是秦可卿的丧礼，“宁府大殡浩

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从此而至”，这里指的是绵延数里、围上白幛的贾府车轿，多到像“压地银山一般”，凸显当时的豪奢排场。

另一场是贾母的丧礼，抄家之后，家道衰落，因为子孙无力养车马，也无力养车夫，很多女眷已经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都需要向外雇车才能参加送殡。但是李纨这一房丝毫不受影响，车马人夫都早已备好。

曹雪芹用李纨对照王熙凤等人，也隐喻骄奢习气一点未沾的李纨，不仅能幸免抄家大祸，而且还能享后福。第一一九回，宝玉就跟长嫂李纨预言，“日后兰哥还有大出息，大嫂子还要戴凤冠穿霞帔呢”，也就是李纨独子贾兰，日后至少当到五品以上的高官，母亲李纨也能因此穿上凤冠霞帔，成为诰命夫人。

## 一个耳光打醒“德国股神”

前一章提醒家长，在安逸时要往最坏的地方去想，做好准备，才是常保安康之道。但这只是确保子孙不至于一败涂地，家长更重要的职责是促成勤俭家风，不让子孙由俭入奢、由奢生骄。勤俭家风，才能让家族长治久安、远罪丰家。

有“德国巴菲特”美誉的安德烈·科斯托兰尼（Ardre Kostolany），幼时在一次家族野餐时，跟保姆讨水喝，只讲了一个字“水”，立刻被父亲当场扇了一个耳光，因为小科斯托兰尼没有加一个“请”字。

体罚当然有争议，但是科斯托兰尼的父亲用一个耳光，让孩子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位既是殷实酒商又是议员的父亲，要孩子切记，不能把别人的服侍视为理所当然，他全力避免子孙由奢生骄，他借适时的机会教育，建立家族的家训文化。

但是家长该如何塑造，并且维持勤俭的家庭文化呢？我认为可以向两位哲人请教。

美国开国先贤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曾说，“小漏水也能沉大船”。他建议要注意小笔开支，家长带头实践“当花则花，当省则省”的原则，子孙点点滴滴看在眼里，节俭的家风，就是在平凡日常中形成的。

古罗马哲学家赛内卡（Seneca）说过，“穷人，不是拥有得太少，是想要得太多”。家长言传身教子孙学习适度控制欲望，“万贯家财三顿饭，千户房产一张床”，赚到财富，但不要成为财富的奴隶，家风才不会渐渐走样。

## 真富豪看待铜板的反应都一样

贾府家长就是没能带着子孙做到当省则省，控制欲望，没有用一条“旧裤子”约束家风，才眼睁睁地看着子孙由俭入奢、由奢生骄，终于酿成大祸。

只有用“旧裤子”才能检视家风吗？其实用一枚铜板也行。中外有几位富豪获取财富的方式不同，但是有趣的是，他们对待一枚掉在地上的铜板的态度竟然相同。

有一则关于华人富豪李嘉诚的故事，某次宴会结束，他站在饭店门口候车，手伸到裤袋里要掏出手帕，没想到一枚铜板跟着掉了出来，而且还滚到水沟里。李嘉诚当场想要自己弯腰去捡，饭店的服务员见状赶紧代劳，李嘉诚收回这枚铜板后，立刻递上一张百元港币答谢。

另一则是关于巴菲特与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故事。有一次，这一对忘年交并肩走在路上，两人看到地上有一枚铜板，也是毫不犹豫地同时弯腰去捡，谁捡了这枚铜板不是重点，重点是两位世界级富豪看待地上的铜板的心态与反应完全相同。

铜板与旧裤子，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意味相通。拥有万贯家财，如果仍然珍惜一枚铜板，时时提醒自己是从一枚铜板起



家，一枚铜板是一切财富的种子，他的财富观、价值观与心性就不会走样。

还有一位名人，面对一枚铜板的态度也值得一提。曾有“债券天王”之称的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与妻子在街上散步时，也会抢着捡起掉在人行道上的铜板，“因为这枚铜板会带来好运”。

人来人往，只有你能捡到路上的铜板，确实需要运气。当我们看到铜板而不屑弯腰去捡，不在乎这种小幸运时，其实也意味着，骄奢的心态已经隐然而生。

家长也可以用一枚掉在地上的铜板，测试孩子是视而不见，还是心怀谦卑地弯腰捡起，由此可以看出孩子面对金钱的心态。

维持家风，家长有责，因为孩子祸福，全在家长一念之间。抄家之后，贾母曾感慨，“大凡一个人，有也罢，没也罢，总要受得富贵，耐得贫贱才好呢”（第一〇八回）。但是尝过富贵滋味，再去忍耐贫贱，贾母办得到，大多数人是办不到的。

## 骄由奢起，祸由奢生

北宋张知白封相后，日子仍然过得跟当地方书记时一样勤俭，亲友劝他，已有外人讥笑他假装简朴，应该随俗一些，有跟宰相一样的排场才是。

张知白淡定地回答，他现在领的俸禄，让全家锦衣玉食，当然轻易就办得到。但是他接着说出了千古至理名言，“顾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张知白深知，人要从奢再返俭，太难了。

张知白看得更远，宰相俸禄岂能常有？就算皇上宠爱，生命岂能常存？一旦发生变故，“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然失所”。当家人奢侈成习后，再要回头粗茶淡饭，一定会不知所措。

既然知道由奢返俭难，何不一开始就用平常心度日？维持勤俭家风，才是真正地爱家人、爱子孙。

贾母不像宰相张知白看得透、看得远，没有早点约束家风，一场抄家大祸后，儿子贾赦与侄子贾珍还被发配边疆效力赎罪，“贾母一只手拉着贾赦，一只手拉着贾珍，便大哭起来……满屋中人看这光景，又一齐大哭起来”（第一〇七回）。

贾母是享得富贵、受得贫穷，抄家不是最痛，最痛的应是儿孙满堂变成儿孙离散，这一回读来最让人鼻酸。贾母也是到了这一回，才郑重告诫众子孙，“再不可支架子，做空头”，知道了约束家风的重要性。

由俭入奢，再由奢生骄，骄由奢起，祸由奢生，这是曹雪芹另一堂珍贵的理财智慧课。

## 第五章 继承财产

世袭继承消磨心志，怠惰毁子孙

一口黄布袋，是荣宠、也是魔咒

读《红楼梦》，像是读推理小说，很多看似不经意的场景或对象，其实伏脉相连。譬如第二十八回，贾宝玉与蒋玉菡彼此欣赏，进而互赠腰系的汗巾，宝玉送给蒋玉菡的汗巾，其实是袭人所有，等到第一二〇回揭晓，袭人无奈嫁给蒋玉菡，两条汗巾重聚，袭人才知姻缘前订，而且是她的主子无意中帮她订好了。

本书第一章提到，贾府餐桌上，一碗红稻米粥也没有富余，就像是渐掩的乌云，预示贾府已经没有先前富裕。这一章的关键道具是一个黄布袋，这个黄布袋是贾府的荣耀，也是贾府的魔咒。

第五十三回讲的是贾府如何过年，因为荣、宁二公中宁公居长，贾府宗祠设在宁府，目前族长也是宁府贾珍，贾珍问妻子尤氏：“咱们春祭的恩赏可领了不曾？”尤氏回答已叫儿子贾蓉去领了。

## 皇恩难永锡，恩赐难久远

春祭恩赏，是皇上赏赐给世袭爵位与官位人家的“年终奖赏”，数额不多，象征性大于实质性，所以贾珍才会说，“咱们家虽不等这几两银使，多少是皇上天恩。早关了来，给那边老太太送过去置办祖宗的供，上领皇上的恩，下则是托祖宗的福。咱们哪怕用一万银子供祖宗，到底不如这个有体面，又是‘沾恩锡福’……”

下一幕就是儿子贾蓉捧了一个黄布口袋进来，黄布口袋上面有封条，封条上面写着“‘皇恩永锡’四个大字。那一边又有礼部祠祭司的印记。一行小字，道是宁国公贾演，荣国公贾法，恩赐永远春祭赏共二分，净折银若干两，某年月日”。

曹雪芹将镜头拉近到这个黄布袋子的封条上，实有深意，因为封条上有几个字很关键，就是“皇恩永锡”“恩赐永远”。

黄色是皇室的专用色，黄布口袋就像皇室赏的“压岁钱”，放在供桌上祭祖，比堆出再多的金银财宝都体面，因为这是贾府的荣耀。但是黄布口袋上的“皇恩永锡”“恩赐永远”这几个小字，使贾府子孙认为可以永久享有这份世袭荣宠，最终反而成为贾府的魔咒。而且这个魔咒早已深植到贾府子孙的意识中。中秋夜，贾母领着众人在大观园赏月，大家行令作诗，贾宝玉同父异母的弟弟贾环，想要炫耀领赏，也做了

一首绝句，作诗的功力虽然有长进，父亲贾政看了却不太高兴，因为“词句中终带着不乐读书之意”（第七十五回）。

但是大伯父贾赦看了不断赞赏，而且还说：“想来咱们这样人家，原不必寒窗萤火，只要读些书，比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时，就跑不了一个官儿的。何必多费了工夫，反弄出书呆子来。”贾赦不但赞赏侄子贾环的诗风缥缈，而且还借机暗讽了弟弟贾政读书读过头了，是个“书呆子”。

更重要的是，贾赦接下来对贾环说的话，“以后就这样做去，这世袭的前程就跑不了你袭了”。先撇开世袭的资格不论，爵位如果世袭到下一代，居长的贾宝玉，应该比居次、庶出的贾环更有资格，而且从贾赦的这段话可以略知贾府子孙的心态。

贾赦认为贾府子弟根本不必苦读书，靠着世袭就能做官，“何必多费了工夫”。不必努力也能代代继承的世袭制度，让子孙开始怠惰，难怪贾府世袭到第三代时，家运就开始走下坡路，所以世袭形同魔咒。

而且贾赦笃定“皇恩永锡”，世袭可以永远延续，因此跟侄儿说，“可以做得官时，就跑不了一个官儿的”。没想到皇恩可以赏赐，也可收回，两个官位世袭后来都被取消了。

## 有世袭，借钱不难；撤世袭，借钱免谈

根据史家资料，按清代世袭制度，每往下传一代，官位就要降一级，岁俸也会跟着降。但是世袭身份最大的意义，不是看春秋恩赏或是岁俸，对贾府来说，最主要的意义是可以作为“信用担保品”。

贾府抄家后，贾政查账才知道，近年所交地租收入不及祖上一半，开销却比祖上多了十倍。岁俸微薄、地租减少，入不敷出，怎么办？最快的方式是先向里面“挪移”。

第七十二回，贾琏跟贾母贴身丫鬟鸳鸯诉苦，因为这一笔支出、那一笔开销，房租地租又还没来得及进来，想在贾母身上打主意，“俗语说的好：‘求人不如求己。’说不得姐姐担个不是，暂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银家伙，偷着运出一箱子来，暂押千数两银子，支腾过去。不上半月的光景，银子来了，我就赎了交还，断不能叫姐姐落不是”。

贾母的私房财宝终究不是金山银山，向里挪移不够使，就得向外支借。向外借钱，需要担保，最好用的担保品就是那两个官位世袭。

一个家族有两个官位世袭，外人冲着这两份皇室的荣宠，借钱不难；一旦荣宠被拿走，借钱免谈。抄家后，贾赦与贾珍

获罪，发落到边疆效力，贾母指示贾政要给他们几千两银子带身上，才不致受地头蛇的刁难。

贾政这时只好道出财务真相，哥哥与侄儿的盘缠，只能把没被抄走的衣服、首饰先拿去变卖，因为现在贾府跟外面是借不到钱了，贾政跟贾母解释，“若是这两个世俸不动，外头还有些挪移；如今无可指称，谁肯接济？”（第一〇七回）

皇家给的这两个担保品不在了，贾府就甭想再跟外头“挪移”。换个角度想，贾府如果没有这两个世俸，子孙没法“挪移”，破洞也不会这么大，所以，世袭像魔咒，代代消磨子孙心志。



## 不靠继承，成就文豪与股神

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Mark Twain）也曾经体会到继承遗产的魔咒，他在自传中说过这么一段话，“出生贫苦是好的，出生富贵也很好，这都不错。就怕出生寒门而妄想富贵临头，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想象那种财迷心窍的滋味”。（免费书享分更多搜索@雅书.）

让马克·吐温财迷心窍的是父亲遗留的一大片地，达七万多亩。父亲购地时的环境，应该是地方银行盲目放款，土地投机交易盛行。没想到也因为银行系统混乱，竞争激烈，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父亲受到冲击，一文不名，只好举家西迁。

马克·吐温说，“我真希望我现在拥有这块地的一两亩，那我不必写这自传来维生了”。但我们今日庆幸，马克·吐温没能继承父亲的遗产，无福成为弗吉尼亚州的大农场主，这个世界才得以诞生一位大文豪。

同样，巴菲特成为大投资家，也要感谢没有财产可以继承。巴菲特曾说，“我再也找不到比我父母更好的双亲了，我父母并没有留给我钱，我也不想要他们留钱给我”。

巴菲特的父亲不像马克·吐温的父亲，很早就去买了一大片地，让子女财迷心窍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落空。巴菲特小时候

就懂得，不要寄望去继承“未来的资产”（父母的财产），而是要靠自己去赚“现在的资产”。

巴菲特从六岁起就开始挣钱，他的祖父开了一间杂货店，小巴菲特跟祖父批发过口香糖与可乐，挨家挨户去兜售。看过《雪球》（*Snowball*）这本书的读者都知道，从幼童到青少年可以赚钱的各种行当，巴菲特当年都尝试过。

到了十五岁时，巴菲特竟然已经攒了2,000美元，要特别提醒，这可是1945年啊。没有土地可以继承的巴菲特，已经可以拿出其中的1,200美元去买一块40亩的农地，然后把地租给农民耕种。

十五岁的少年，靠着自己的双手，已经成为农场主了，这时只是一个中学生的巴菲特，在学校自我介绍时是这么说的：“我是沃伦·巴菲特，来自内布拉斯加，我在中西部有一块农地。”我们可以想象老师与同学们听到这段介绍时，脸上那种既惊讶又佩服的神情。没有产业或土地可以等着继承，反而让巴菲特从幼童时就积极尝试各种赚钱的方法，进而有机会体验把金钱变成资本的威力。父亲没有让他当上一个现成的大农场主，但也因此成就了一位大投资家。

金钱最重要的价值是使人独立，但前提是钱是自己赚来的。如果是继承来的财富，反而有可能不利于子孙独立。

## 林则徐只留薄产与名声

曹雪芹用一个黄布袋，隐喻世袭来的官位或财富其实是不劳而获，会让子孙渐渐丧失上进的动力，最后反而导致贫穷。所以爱之适足以害之。

有一年，我到澳门旅行，专程去参观林则徐纪念馆，据说这位令人敬重的清末禁烟大臣留有一副脍炙人口的对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林则徐对子孙继承财产的态度是，“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总之，不用费心留财产给子孙，但是林则徐留给子孙的是更宝贵的无形财产，代代相传。

可惜我绕了两圈纪念馆，没找到这副对联，但也让我有个理由，日后若去林则徐老家福州的林文忠公祠瞻仰时，可以再找一找。

不过，我在《清稗类钞》中读到这么一段，“曾文正尝致其弟忠襄公国荃书云：‘闻林文忠三子分家，各得钱六千串，督抚二十年家产如此，真不可及，吾辈当以为法’”。

这一段讲的是，曾国藩在写给弟弟曾国荃的家书中提到，听说林则徐分家产，三个儿子只各得铜钱六千串，曾国藩感叹

林则徐当了二十年的封疆大吏，家产却如此微薄，期许自己与弟弟都能效法林则徐。

显然主张不留财给子孙的林则徐，还是留了一点薄产给儿子们。阅此不禁感慨，虽然曹雪芹隐喻世袭官位对于子孙的贻害，但是如果一点儿财产也不留，对于完全没有谋生能力的子女，也会造成伤害。

## 不留继承，但是要留基本保障

《红楼梦》里有一位父亲林如海，他撒手人寰时没留什么财产，以致造成女儿林黛玉无力养病的悲剧，这也值得家长深思。

林家也是世禄之家，到林如海这一代，从科考出头，当到巡盐御史。妻贾敏（贾政胞妹）由于早逝，岳母贾母担心黛玉无人依傍，才将黛玉接到贾府照顾。

岂料没几年，林如海也病逝了，林如海那一房人丁不盛，黛玉至此只剩外婆家可以倚靠了。黛玉自幼体弱，每到春秋两季必犯旧疾，宝钗建议每天用一两上等燕窝熬粥调养，会比吃大夫开的药来得好。

黛玉无奈地说：“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了……况我又不是正经主子，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他们已经多嫌着我呢；如今我还不知进退，何苦叫他们咒我？”（第四十五回）

林如海没留财产，黛玉无力自费吃燕窝，后来还是家业中原本就有药铺的宝钗，送来一大包燕窝。到了后来，黛玉病情加重，开始咯血，黛玉的贴身丫鬟紫鹃，竟然手头紧到需要跟掌财务的王熙凤预支月钱，才能帮黛玉养病。

紫鹃的请求是：“姑娘现在病着，要什么，自己又不肯要，我打算要问二奶奶那里支用一两个月的月钱。如今吃药，虽是公中的，零用也得几个钱。”（第八十三回）

从这几章的描述，可以知道，林如海没留什么财产给女儿。虽然有外婆贾母的疼爱，但黛玉自知寄人篱下，“在别人身上，凡事终是寸步留心”，所以才会敏感地将很多事物“声声入耳、句句上心”，心病与旧疾互相交缠，终于抱憾离世。

从贾府子孙与林黛玉来看，代代世袭的官位或太多财富，会让子孙怠惰，但是完全没给还无法经济独立的子孙一点起码的保障，也是家长的失职。

如果以现代角度来看，来不及存余产的林如海，至少应该帮子女买死亡险，保障自己万一早逝时，后代仍有基本的保障，而不是把子女的未来完全交给另一个家族，结果往往会是悲剧。

在本书的第三章，曹雪芹借秦可卿向王熙凤提醒，认为家长有职责先设想最坏的局面，针对最坏的局面，为子孙留一个退路。退路，只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安身，不像世袭或是继承，会让子孙怠惰、争产，甚至互噬。

“皇恩永锡”“恩赐永远”，当子孙相信“永远”二字时，惯性将会继续。

从曹雪芹特写黄布口袋的一小段文字，到荣、宁二府同时查抄的大场景，父母们看懂文字传达的深刻意味了吗？

## 第六章 理财理心

抄家祸打到谷底，善者出头振家声

天道酬勤，善者修缘，恶者悔祸

兴、衰、幻、梦，是《红楼梦》全书主轴，但是这本“天外书”要传达的不仅是这些，曹雪芹要写的应不只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否则从贾府的富贵风流，写到被抄家的第一〇七回，就可以在交代完兴衰无常后收尾。

因为第一〇七回是贾府的谷底，不只家产、奴仆都充公，贾赦、贾珍还被谪放，“不言贾赦等分离悲痛。那些跟去的人，谁是愿意的，不免心中抱怨，叫苦连天。正是生离果胜死别，看者比受者更加伤心。好好的一个荣国府，闹到人嚎鬼哭”。

三代荣宠、五世荣华，结果是一夕破产、子孙离散，贾府至此算是一败涂地。但是《红楼梦》故事发展到第一二〇回，预告贾府家道复初，才算功德圆满。如此的情节安排，显示《红楼梦》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彰显天理正道。

曹雪芹问世人，“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我细细品味，前后对照，找出作者想要彰显的天理正道。这些天理正道，其实与更深层的财富智慧也是相通的。

## 贾赦、贾珍受创最重，隐含因果报应

贾府抄家当天，两个世袭官职立刻被革除，贾赦、贾珍、贾蓉、贾琏当场被收押送进官府。贾赦罪名是“交通外官，恃强凌弱，包揽词讼”，贾珍罪名是“引诱世家子弟赌博……强占良民之妻为妾，因其不从，凌逼致死”，贾琏罪名是“盘剥重利”。

抄家场景虽然是在荣府，但是同时被抄的宁府最惨，因为素日与贾府交好的两位王爷，当时坐镇在荣府，没人照看宁府，衙役们当然是卯起劲儿来捆人、摔砸。

荣府贾赦这一房，被抄个精光，贾赦妻子邢夫人的感受最深，“众人皆不敢走散，独邢夫人回至自己那边，见门全封锁了，丫头老婆也锁在几间屋里，无处可走，便放声大哭起来”（第一〇五回）。

房舍被查封，下人、奴仆全被充公，丈夫贾赦与儿子贾琏都被抓走了，媳妇王熙凤病危，出嫁的女儿迎春正在受苦，邢夫人是“现在身无所归，哪里止得住悲痛？”

宁府家风最坏，荣府则是长房贾赦、贾琏父子恣性妄为，所以抄家受创最深的就是这两支。曹雪芹所安排的情节，其实已有因果报应的意味。



## 贾府三代男丁入狱，独贾政幸免

更值得深思的是，抄家时，贾府有官衔的男丁都入了牢狱，作者却让贾政得以幸免。贾政其实也有危机上身，亲友来探望时便说起，“如今虽说没有动你的家，倘或再遇着主上疑心起来，好些不便呢”（第一〇六回）。

因为贾政外放时，管不住奴才，亲友跟贾政转述传言，“只听得外头人说你在粮道任上，怎么叫门上家人要钱”。贾政听亲友问起，急得对天发誓。

自律严谨的贾政，当然不会动歪念，而且别人是当官发财，贾政是当官破财，王夫人就跟侄子贾琏抱怨过，“自从你二叔放了外任，并没有一个钱拿回来，把家里的倒掏摸了好些去了”（第一〇三回）。

虽然贾政之前已经被御史参了一本，罪名是“失察属员，重征粮米，苛虐百姓”，所以才被连降三级，调职回京，但是若让皇上再起疑心，贾政也难逃牢狱之灾，可是荣、宁二府，唯独贾政全身而退。

《红楼梦》的解释是，两位王爷觐见皇上时，把贾政的“惧怕之心，感激天恩之语”翔实禀报，皇帝听了甚为悯恤，并且想起过世未久的贾妃，“不忍加罪，着加恩仍在工部

员外上行走。所封家产，唯将贾赦的入官，余俱给还，并传旨令尽心供职”（第一〇六回）。

贾政不但保住了乌纱帽，自己这一房被封的家产也被发还，后来贾宝玉、贾兰中举，皇帝恢复贾府的两个世职，原先荣府由贾赦世袭的那一个官职，也改由贾政世袭。

为何曹雪芹安排贾政最蒙圣恩？因为相较贾赦、贾珍等子孙的骄奢，贾政一向兢兢业业，人品端方，居官勤慎。贾政最蒙圣恩，其实是昭彰天理，也因为有这样的中流砥柱把持，贾府才能迎来日后的复兴。

还有贾政的孙子贾兰，没有贾府其他子孙锦衣纨绔的习气，在寡母李纨的教诲下，专心攻读科举。譬如贾母过世时，贾兰守灵之余，还把抓住片刻时间温书，“我这几天总没有摸摸书本儿。今儿爷爷叫我家里睡，我喜欢的很，要理个一两本书才好，别等脱了孝再都忘了”（第一一〇回）。

守在一旁的众人不禁夸赞，“好哥儿！怎么这点年纪，得了空儿就想到书上？不像宝二爷娶了亲的人还是那么孩子气……”贾兰的孜孜不倦，正应了宝玉日后的预言，贾兰将让母亲“戴凤冠穿霞帔”，这可是受到皇帝诰封的命妇，才能得享的装束与荣耀。

抄家后，贾政官复原职，并且取代长兄继承世袭；孙子贾兰初次应试，就高中举人。相较也曾遭受抄家之祸的曹雪芹，

曹府四代荣显，抄家后却未能重振，因此曹雪芹安排让贾府中兴。

## 不只精简人事，更要整顿人心

我想，曹雪芹要彰显的是“天道酬勤”，第一个“勤”是贾政与贾兰的勤勉，第二个“勤”则是勤俭。

贾府享荣华百年，离勤俭二字已远。其实贾府也曾想要由奢返俭、节省开支，先是王熙凤，后是贾探春。王熙凤做后的结果是招人怨恨，从王熙凤与平儿的谈话中就可以知道，“你知道我这几年生了多少省俭的法子，一家子大约也没个背地里不恨我的”（第五十五回）。

因此王熙凤再怎么“脸酸心硬”，也只能适可而止。三小姐贾探春虽然风风火火地“蠲”（除去）了不少开销，但毕竟只是王熙凤养病时的职务代理人，出嫁后对贾府家事也无从置喙。

因此，贾府由俭入奢的习气，即使经历抄家大祸，仍然未除，第一〇八回写道，“近来因被抄以后，诸事运用不来，也是每形拮据。那些房头上下人等，原是宽裕惯了的，如今较往日十去其七，怎能周到，不免怨言不绝”。

显然人事大精简，但是人心并未“大改革”，一场抄家巨变，并没有让贾府汲取教训。

而且贾府的一本烂账也尚未清查。清客程日兴就建议贾政，“老世翁若要安顿家事，除非传那些管事的来，派一个心

腹人各处去清查清查：该去的去，该留的留；有了亏空，着在经手的身上赔补，这就有了数儿了”（第一一四回）。

但是素来不大理家事的贾政，就算想亲自查账，“有的没的，我还摸不着呢……册子上的产业，若是实有还好，生怕有名无实了”。

显然，贾府的人心与财务，都需要改革整顿，但是改革整顿，一定要上行下效，由大家长带头做起。

贾政送贾母灵柩回金陵后返家，贾赦、贾珍也都获赦回乡，当家人齐聚，王夫人等想起宝玉出家，又开始伤心时，贾政喝住大家说，“这是一定的道理！如今只要我们在外把持家事，你们在内相助，断不可仍是从前这样的散漫……”（第一二〇回）。

这番话，对贾府子孙来说，过去应是马耳东风，但是此番历劫团聚，开始修身悔过，应该都能铭记在心。过去贾府上下绕着贾宝玉这块来自仙界的“灵石”打转，或是哄着贾母粉饰太平，现在宝玉出家、贾母过世，贾政担任大家长的时代来临。

贾政接着吩咐王夫人，“我们本房的事，里头全归于你，都要按理而行”。第一章曾提到贾府一本大烂账，除了贾政是状况外，理应扮演贤内助的王夫人也难辞其咎。现在贾政当着众人再明确吩咐，男主外、女主内，断不可再像从前一样散漫。

## 理好人心，才能理到真财富

我们看到未来的贾府，王夫人要正式扛起理家大任，而且王夫人有两位勤俭的媳妇襄助，大媳妇李纨温厚服人心，二媳妇薛宝钗简朴寡欲，又懂如何管理人事和经济，这才是贾府未来能够改革成功、家道中兴的重要基石。

李纨温厚，在下人眼中，是个“厚道多恩无罚的人”，从薛姨妈口中，更说出好人出头的天理，“你看大奶奶，如今兰哥儿中了举人，明年成了进士，可不是就做了官了么？他头里的苦也算吃尽的了，如今的甜来，也是他为人的好处”（第一二〇回）。

贾母过世，贾府筹办后事时，由于抄家后手头窘紧，没有贾母当后盾的王熙凤，根本使唤不动下人，反被众人怨怼，只有李纨看出王熙凤的苦处。

李纨服人心，她把她这一房的下人喊来，“你们别看着人家的样儿，也糟蹋起琏二奶奶来……看见那些人张罗不开，就插个手儿，也未为不可。这也是公事，大家都该出力的”（第一一〇回）。

宝钗的简朴寡欲，在贾母带着刘姥姥参观蘅芜院时，可以感受到。“进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无。案上只有

一个土定瓶，瓶中供着数枝菊，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第四十回）

而且宝钗更胜王熙凤与李纨的是，宝钗懂管理、懂经济，第五十六回的标题是“敏探春兴利除宿弊，贤宝钗小惠全大体”，曹雪芹已经清楚点出。

这一回讲的是宝钗受王夫人托付，协助探春、李纨管理大观园，探春虽然想出兴利除弊的方法，但是宝钗更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考虑利益心与荣誉心，让管理园子的婆子们心服口服。

因此在最后一回，贾雨村问甄士隐，贾府还能复兴吗？甄士隐道：“福善祸淫，古今定理。现今荣、宁两府，善者修缘，恶者悔祸，将来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也是自然的道理。”

《红楼梦》的结局，赏善罚恶，让勤勉的人、勤俭的人，都能出头。贾府未来当家的是贾政、李纨、宝钗、平儿、贾兰这些“善者”；退隐悔祸的是贾赦、贾珍、贾琏、贾环等“恶者”；善者修缘、恶者悔祸，贾府才能建立新家风。

有了这个新家风，等到将来“兰桂齐芳”，也就是贾兰与贾宝玉的孩子飞黄腾达时，贾府子孙才不会重蹈覆辙。

骄奢淫逸，让贾府一败涂地；勤勉勤俭，让贾府再度中兴。世人看待理财，只窄化到财富增长，其实理财之道要先理“人”，理好人心、人品，之后理到的财富，才是真财富，

家道才能长久殷实，这也是我在《红楼梦》读到的一种很深层的财富智慧。



## 家道中兴，要靠善者修缘、恶者悔祸

曹雪芹想得周全，荣府长房与二房未分家，只有贾政这一房有一堆的“好人”也不行。曹雪芹还安排长房的一位好人也出了头，才有助于改善荣府整体风气，这位好人就是平儿，也是贾府心地宽厚的人物。

话说众姐妹在大观园大啖螃蟹宴时，李纨在平儿身上摸到一串钥匙，李纨这样说，“有什么要紧的东西怕人偷了去，这么带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说：有个唐僧取经，就有个白马来驮着他；刘智远打天下，就有个瓜精来送盔甲；有个凤丫头，就有个你。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总钥匙，还要这钥匙做什么？”（第三十九回）

王熙凤掌管荣府财务大权，平儿是王熙凤的心腹，从李纨的这段话可以知悉平儿受王熙凤倚重的程度。但可贵的是，平儿完全不会仗着主子狐假虎威。

譬如当大观园发生一连串窃盗之事时，王熙凤正卧病在床，平儿凭智慧断冤案，并且主张，“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没事，方是兴旺之家”。

贾琏瞒着王熙凤偷娶尤二姐，结果尤二姐被王熙凤用计逼到吞金自尽，贾琏跟王熙凤要不到钱处理后事，平儿偷了一包碎银子暗助；王熙凤身后凄凉，多年积攒全被充公，贾琏无力

帮王熙凤张罗后事，也是靠平儿拿自己没被官府抄走的私房钱办的。

更重要的是，平儿在贾府一团混乱时，勇敢地救了王熙凤的女儿巧姐。贾府的不肖子孙贾环等人，趁着贾政送贾母灵柩返乡，贾赦、贾珍谪放，贾琏远赴边境探父病，贾宝玉、贾兰应试的空当，也就是家里没大人也没男人时，竟然打算把巧姐卖给外藩王爷，去当“使唤的女人”。

幸好平儿在刘姥姥的协助下，陪着巧姐乔装逃到乡下，巧姐才幸免于难。贾琏感激在心，最后把平儿扶正，浪荡子贾琏，经过这番波劫，应该能体悟到，家道不振，人心大坏，连独生女儿都可能被卖掉。如今有了平儿这个宽厚正派的贤内助，荣府长房自然会有一番新气象。

因此，贾府家道中兴，先经过抄家、破产，最后彻底改变人心，用现代术语形容，就是进行了“结构性的改革”。

结构性的改革最难，因为人大多是想改变世界，却不想改变自己。只有退无可退，被逼到墙角、崖边，改革才能成功。

20世纪初期，一位传奇的股票期货投机客杰西·李佛摩尔（Jesse Livermore），曾经数度大起大落，他曾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亏光一切更能教会你不该做什么”。贾府子孙也是等到失去一切后，才彻底领悟哪些事情应该做、哪些事情不应该做。

家道复初，不只是靠“兰桂齐芳”，还是靠善者修缘、恶者悔祸，曹雪芹不只是写兴衰无常，他更想传达的是天理正道的恒常，以及先理好心，之后才能理好财的道理，这也是我在“假语村言”中解到的真况味。

## 第七章 投资生利

大观园是大钱坑，运用得当生钱母

探春、宝钗联手，活化呆资产

大观园是专为元妃兴建的省亲别墅，似有天上人间的幻境实境。

大观园就像一座大舞台，《红楼梦》如果少了这座舞台，曹雪芹也很难挥描绘出如此多彩织锦般的故事情节。

大观园也是一座大钱坑，占地三里半，几十座院落庭阁，贾府财务根基的动摇，“鲜花着锦之盛”的大观园是最大的罪魁祸首。

## 整本《红楼梦》最有钱味的一回

但有意思的是，曹雪芹也花了大半回的篇幅，巨细无遗地教导，如果运用得当，大钱坑可以变成自动生财的金母鸡，第五十六回，可以说是整本《红楼梦》里最有钱味、最有理财色彩的一回。

在贾府注定要步上盛极而衰的命运之路时，曹雪芹为何要设计这一回？他有何深意？大观园虽然只是一座存在于小说里的“空中楼阁”，而且场景距今200多年，但是我认为，曹雪芹把呆资产活化的精神，在微利甚至负利的今日，别具参考价值。

话说荣府原本是由王熙凤掌管财务，但是王熙凤小产，必须卧床静养，王夫人改派李纨协助。王夫人也知道长媳仁厚，担心她管不住一堆下人，又指派探春共同管理。

由于大观园人口众多，王夫人另外又请外甥女宝钗帮她照看大观园，于是形成了《红楼梦》里一段很特别的“新人新政”时期。

新政的主角是探春，探春是妾生的（赵姨娘所生），但是王夫人视如己出。精明的王熙凤，在大姑子、小姑子中，也最敬畏这位庶出的姑娘。我们从探春的一段话，可以知道这位闺阁千金为何会令人敬佩，譬如赵姨娘跑来指责探春“胳膊肘往

外弯”时，探春气得回说，“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立出一番事业来”（第五十五回）。

相较贾府的爷儿们，大多只在自家产业上打主意，譬如兴建大观园时，贾蔷争着买戏伶，贾芸包揽园艺活，贾芹想取得管理家庙道士、沙弥的差事，跟这些贾府男丁相较，三小姐虽是女儿身，却跟男儿一般志在四方，难怪王夫人与王熙凤会对其另眼看待。

当探春受命掌权时，就看出她平日对于家庭经济的关心，远胜过贾府的众多子孙。令符在手，她先除弊，减除了两项不必要或重叠的开销。三小姐更重要的手段的是兴利，因为除弊简单，兴利最难。

## 探春兴利，每年生出四百两银

她要在大观园这个坑钱的地方变出钱来，用现代术语形容，就是要进行“资产活化”。活化要有方法，她早已找到方法，而且是在贾府下人的宅邸里找到的方法。

贾府有一位大管家赖大，靠着贾府庇荫、主子恩典，不仅有实力盖起一座大花园，还能供儿子捐县官。家里出了一个县太爷，父亲赖大当然要大摆庆贺酒，荣、宁二府多人都受邀去赖府花园饮宴听戏，但是只有探春在参观这座园子时发现了“资产活化”的方法。

原来园子里物产丰富，赖大家将自家吃用剩下的都外包出去，一年至少可换回二百两银子。大观园规模是赖大家园子的两倍，因此探春估计，如果用赖大家的法子，大观园应该可以生出四百两银的孳息。

探春认为与其包给外人，不如包给自家人，也就是在照看大观园的老妈妈中，挑几个守本分、有经验的来负责，每年再责成她们上缴一定的钱粮。

大观园里可以生出银两的经济作物还真不少，譬如潇湘馆的竹林、稻香村的稻田、蘅芜院的香料香草、怡红院的鲜花。同一座园子，不同的运用方法，大观园从此不只能“大观”，还能“大用”。

探春从赖大家的园子借来这个点子，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宝钗帮她想得更仔细，提醒探春要选对人、归对账。因为一个好的制度，要能让众人得其利，否则这笔新创的财源，可能变成新的风波，因为账房们、没承包到的妈妈们，都可能因为沾不到光而眼红阻挡。



## 宝钗投资，打造自动复利机制

宝钗建议，这些“承包商”可以从大观园获得很多进账，但是她们不能只享权利，不尽义务，除了上缴一定的钱粮外，还必须负责大观园里各房的杂项开销，如此账房每年将省下四百多两银子。

而且承包的老妈妈们，每年要拨一笔经费，让没有承包到的老妈妈们也能得到一些好处。

宝钗的安排真是面面俱到，“外头账房里一年少出四五百银子，也不觉的很艰嗇了；他们里头却也得些小补；这些没营生的妈妈们也宽裕了；园子里花木也可以每年滋长繁盛；就是你们也得了可使之物：这庶几不失大体”（第五十六回）。

更关键的是，宝钗还建议，若能将这些省下来的银子转去置产，“一年四百两，二年八百两。打租的房子也能多买几间，薄沙地也可以添几亩了”。这些房子、田地都可以收租、收粮，起源都是大观园。

宝钗原本就是皇商后代，更胜王熙凤的是，她识字，懂得从文章中寻找可以用的学问，经济头脑果然不错。她懂得把钱看成资本，用资本购置资产，如果把资产孳息再拿去投资置产，如此循环，大观园就变成了一个创造财富的自动复利机器了。

天生就有生意头脑的宝钗，也懂得管理的精要，对下人诱之以利，喻之以义，目的是让她们自动自发地管好大观园，“我如今替你们想出这个额外的进益来，也为的是大家齐心，把这园里周全得谨谨慎慎的，使那些有权执事的看见这般严肃谨慎，且不用他们操心，他们心里岂不敬服？也不枉替你们筹画些进益了。你们去细细想想这话”（第五十六回）。

可惜宝钗的理财蓝图只实现了一半，后来贾府没有把省下来的银子按照宝钗的筹划，拿去买可以打租的房子或是土地，大观园自动复利的这套机制，终究没能运转起来，但是曹雪芹借宝钗之口，透露了有钱人滚大财富的秘密。

等到“三春去后诸芳尽”，元春、迎春过世，探春远嫁，黛玉含恨身亡，大观园渐渐人去楼空，甚至不断传出有妖孽、有人撞邪的事，一座繁花盛景的人间仙境，竟然变成生人回避的荒园。

## 宝二奶奶胜过琏二奶奶

因为无人敢接手照管，大观园的孳息全断，原本可以供给的贴补也跟着告终，各房又回到从总账房支领月例的境况，荣府的财务状况更加困窘。

新政成功，大观园是每年有孳息四百两银子的“正资产”；人息政废，大观园又变成无人愿意接手的“负资产”。这是我在大观园兴衰中看到的理财启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李纨、探春、宝钗“走马上任”时，下人形容得很妙：“刚刚倒了一个‘巡海夜叉’，又添了三个‘镇山太岁’。”“巡海夜叉”指的是王熙凤，而三个“镇山太岁”中，最出色的就是宝钗。

曹雪芹用探春的新点子，让我们见识到宝钗理家的能耐，也埋下贾府家道能够复兴的伏笔。因为后来宝钗嫁给宝玉，王熙凤过世，“宝二奶奶”取代“琏二奶奶”掌理财务。

琏二奶奶虽然精明干练，但是贪婪聚敛，不得人心，而宝二奶奶，俭朴寡欲，又懂得除弊、兴利、管人、管心，贾府未来有了这位“宝二奶奶”当家，才能迎来财务新气象。

譬如抄家后，捐不出去也卖不掉的大观园，应该有望在宝钗的手中再度活化，因为宝钗比公公贾政更能洞察人性。

第一一五回，清客程日兴曾经“点”过贾政（专陪老爷清谈的人被称为清客），“那一座大园子，人家是不敢买的，这里头的出息也不少，又不派人管了。几年老世翁不在家，这些人就弄神弄鬼儿的，闹的一个人不敢到园里，这都是家人的弊。此时把下人查一查，好的使着，不好的便撵了……这才是道理”。

程日兴虽然讲得直白，可惜贾政连自己的侄儿贾琏都管不了，如何能查出家人、下人的弊端？但是当我们看到宝钗在第五十六回，能够让大观园的众妈妈们心悦诚服，就知道大观园与荣府的复兴，有宝二奶奶在还是有希望的。

## 坐领无风险报酬将越来越难

大观园的使用，让我想起《马太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tthew*）中的一个故事，一位多金的主人外出旅行，把财产分交给三个仆人管理，主人按照仆人的才能分配财产。

甲仆领到五千金币，乙仆领到两千金币，丙仆领到一千金币，三个人各自去打理这笔资产。甲、乙都把钱拿去投资，而且也都各赚了一个“资本额”，即甲赚了五千金币，乙赚了两千金币，那么丙呢？

保守的丙仆，选择最无风险的方法，把金币埋到土里。但是埋在土里的种子会长出作物，埋在土里的金币可不会长出金币。

主人旅行返家，三位仆人交出成绩，甲仆与乙仆都受到主人的赞赏，并且被主人再委以重任。但是自认最忠心、守住主人财富的丙仆，却受到主人的斥责。

因为丙仆只是把钱埋在土里，没能帮主人增加财富，即他在主人离家期间，完全无所作为，主人认为丙仆辜负了他的托付，在主人眼中，丙仆只是一个无用且不知感恩的仆人，于是主人把丙仆赶出家门，并且将丙仆保管的一千金币分给了甲仆与乙仆。

探春像故事中的“甲、乙仆”，可以把大观园变出新钱；宝钗更胜“甲、乙仆”，因为她进一步把新钱变成资产，将资产再生出孳息，源源不断。

只知道把钱放在银行等着赚无风险报酬的现代人，越来越像“丙仆”。因为当存款变成低利、零利甚至负利时，跟把钱埋在土里又有什么两样呢？

丙仆犯的错，不是因为保守，而是不愿意学习把资产增值、活化的本领，所以他受到的惩罚是两手空空、被扫地出门。在全球都进入微利甚至负利时代后，理财已经成为必学的求生本领。

如果我们像丙仆那样不想学理财本领，不想承担风险，只图那种不动脑筋的无风险报酬，那我们就要小心像丙仆一样两手空空。未来无风险报酬恐怕会越来越低，光靠老本利息或是退休金过日子，恐怕会越来越艰难。

《红楼梦》这本奇书，令人敬畏的地方是，两百多年前的寓意，可以对照现今。曹雪芹有意穿插的这段新人新政，其实是提醒现代人，要学探春与宝钗，懂得打理财富，懂得把呆资产活化。

我们虽然没有一座大观园可以拿来活化，但是我们多多少少都拥有一些不同的资产，而且也不是只靠种种作物这种老方法，才能赚到收益。探春能够找到贾府没注意到的活化法子，靠的是她素日的有心与观察，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资产活化方法，可贵的是，目前的网络时代，提供了以往我们无法想象的多种可能。譬如闲置的房间，我们可以通过类似爱比迎（Airbnb）这种网络平台，将其变成迎接世界各地游人的日租房，如果管理得当，还可能赚取比月租更高的收益。

譬如闲置的车子，如果能够解决相关法律问题，可以通过类似优步（Uber）平台，带来过去赚不到的收益。等到自动驾驶车更安全、更普及时，车主甚至不用出人，只要出车，就能赚到闲置车子创造的收益。

房子、车子之外，譬如优质稳健的股票、配息基金，如果懂得用合理价格买进，每年都能领到孳息，汇总这些资产的孳息，等到合适的行情，学习宝钗把钱再转出买进便宜的资产，资产又能再带来孳息。

大观园从大钱坑变金母鸡，又从正资产变成负资产，让我们思考，什么才是资产？

如果用活化的角度来看资产，不能活化、没有孳息、无法创造收入、无法转手变现，或是可以转手但会严重贬值的，都不能算作资产。资产是用真金白银换来的，未来如果无法再创造出新的真金白银，就不能把它看成资产，只能当成消费品、消耗品，花大钱购置这样的消费品、消耗品前得三思。

曹雪芹在大观园里，为我们又上了一堂宝贵的理财课。

## 第八章 私房财产

贾母义散私房财，提供家族最后防线

父母分产要靠智慧，子孙才能承受庇荫恩典

“韩流”席卷全球，很难想象这个国家曾经濒临破产。

1997年从泰国掀起的亚洲金融风暴，到年底已经蔓延到韩国，韩国耗尽外汇储备，全力护盘韩元与援救银行。

但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外汇，国际各国就会对其失去信心，连带影响国际贸易。据说当时外国货轮开到釜山港，还没卸货就掉头开走，因为担心韩国没有外汇，付不出货款，又担心收到的韩元会继续贬值。



## 贾母神救援，守住贾府最后尊严

只有“终极货币”黄金才能被国际接受，新就任的总统金大中不得不发起“全民献金运动”。民众热烈响应，我现在仍然记得当时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个老奶奶怀着共赴国难的心情，流泪捐出金饰的场景。

但是民众献金对于填补国家财政大洞，仍然是杯水车薪，最后还是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伸出援手。IMF不是无私奉献，韩国几乎交出了一国的财政主权。

贾府山穷水尽时，仍然能维持住家族的尊严，因为有一位关键人物适时伸出援手，带领子孙渡过难关，她就是贾母。

贾母倾其体己钱（私房钱），让子孙获得“及时雨”。贾母嫁进贾家六十多载，积攒的财产当然是金玉满柜。譬如第七十一回，贾母八十大寿，她是诰命夫人，又是元妃的祖母，皇室与元妃都有赏赐，外界贺礼更是不断。

“自七月上旬，送寿礼者便络绎不绝。礼部奉旨：钦赐金玉如意一柄，彩缎四端，金玉杯各四件，帑银五百两。元春又命太监送出金寿星一尊，沉香拐一枝，伽楠珠一串，福寿香一盒，金锭一对，银锭四对，彩缎十二匹，玉杯四只。余者，自亲王驸马以及大小文武官员家，凡所来往者，莫不有礼，不能胜记。”

贾母娘家姓史，民间有歌谣“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娘家还未衰颓时，贾母从娘家带来的陪嫁品，加上多年累积下来的金玉财宝，一个个大木箱堆到房顶，开箱随便取出的都是奇珍异品。

抄家之前，贾母房中的珍宝，其实已经被孙子贾琏偷着典当。显然，子孙不成材，第一个歪念头，就会动到自己的长辈身上。还好官府查抄未波及贾母，贾母才能在关键时刻援助子孙。

## 贾母雨露，泽被荣宁二府

抄家大祸，宁国府最惨，“府第入官，所有财产房地等项并家奴等俱已造册收尽”（第一〇六回）。宁府所有的动产、不动产、奴仆全部充公，一夕变穷。荣国府贾赦、贾琏这一支，也是同样下场。

等到贾赦、贾珍获判流放外地，不知道财务早已破了大洞的贾母，担心儿子、侄子手上没带钱，会被当地官员欺凌，特别嘱咐次子贾政从公库拨出几千两银子作为盘缠。

已经仔细看过账本的贾政，这时不得不跟贾母禀明财务真相，“昨日儿子已查了：旧库的银子早已虚空，不但用尽，外头还有亏空。现今大哥这件事，若不花银托人，虽说主上宽恩，只怕他们爷儿两个也不大好，就是这项银子尚无打算。东省的地亩，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儿了，一时也弄不过来，只好尽所有蒙圣恩，没有动的衣服首饰折变了，给大哥和珍儿作盘费罢了。过日的事只可再打算”（第一〇六回）。

看着这个曾经被形容是“白玉为堂金做马”的贾府，竟然困窘到要变卖首饰、衣服，才能筹出盘缠的田地，贾母急得直淌泪，立马决定挽救贾府。

贾母把众子孙叫到房中，让两个儿媳与鸳鸯开箱倒柜，拿出嫁到贾府六十多年来积攒的财宝，贾赦、贾珍远行的盘缠有

了着落，尤氏、王熙凤、宝玉、李纨分到若干财产，外面的欠款、黛玉灵柩回乡的花费，也都是靠贾母的体己钱。

按理贾母虽是贾府大家长，但是荣、宁二府其实财务各自独立，贾珍流放后，尤氏等亲眷被扫地出门，贾母立刻吩咐将其接到荣府安住，已经尽了亲族接济之义。

现在贾母分产，另一房的侄孙贾珍、侄孙媳尤氏，却也能分到，所以这一回的名称是“散余资贾母明大义”，曹雪芹的赞佩已经表露无遗。

幸好贾母洒下“及时雨”，落难之路，子孙才能走得下去。想一想，贾府子孙以往过手银两何止十多万两，现在却要靠贾母散尽手边的财宝过活，因此贾政众子孙都跪下哭道，“老太太这么大年纪，儿孙们没点孝顺，承受老祖宗这样恩典，叫儿孙们更无地自容了！”

## 贾母聚富为公，王熙凤敛财为己

贾母一生聚富为公，王熙凤一生敛财为己，过去趁着帮荣府掌管财务之便，把众人的月钱偷挪出去放高利贷。第三十九回，袭人问王熙凤的大丫鬟平儿，为什么“发薪日”已过了，钱还没下来。

平儿赶紧压低声音说：“这个月的月钱，我们奶奶早已支了，放给人使呢。等别处利钱收了来，凑齐了才放呢。因为是你，我才告诉你，可不许告诉一个人去！”

王熙凤是因为荣府支空架、寅吃卯粮，想用公款放账赚利息，好贴补公账吗？我们可以从接下来平儿的这段话找答案：“她这几年，只拿着这一项银子翻出有几百来了。她的公费月例又使不着，十两八两，零碎攒了，又放出去，单她这体己利钱，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呢！”

原来王熙凤拿着公款当金主，赚来的利钱除了部分贴补家用，主要是作为“体己钱”，也就是私房钱。王熙凤是王夫人的侄女，她们俩出身的王家，家世显赫，所谓“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就是形容王熙凤的娘家。

王熙凤是大家之后，光是自己的妆奁，都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因此她曾跟贾琏呛声过，“我们看着你家什么石崇邓通？把我王家的缝子扫一扫，就够你们一辈子过的了。说出来

的话也不害臊！现有对证：把太太和我的嫁妆细看看，比一比，我们那一样是配不上你们的？”（第七十二回）

石崇与邓通都是古代的富豪，被用来形容拥有财富的程度，王熙凤呛贾琏，她的娘家不输贾家，她带来的嫁妆更是不少，显然王熙凤并不缺钱，她是太贪钱，不知满足。

再加上王熙凤抓到下人错处时，动不动就是几十个板子，赶出府去。难怪下人兴儿（贾琏的心腹家奴）会形容王熙凤是“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太太两个人喜欢……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两个，没有不恨他的，只不过面子情儿怕他”（第六十五回）。

王熙凤既贪又狠，她的下场是一心聚敛的财产全被查禁，而且机关算尽，却算不到自己的福寿太短，身后连独生女巧儿，都差点儿遭到卖身之祸。

对照贾母在家族危急存亡的关头，散尽一生财富，让子孙得到庇荫，树立了女性理财的典范。

## 丈夫扛负现在式，妻子负责未来式

自古女性似乎比男性更热衷存私房钱，用人类学的角度解释，应该是女性几百万年来的天性使然。从远古人类“露西”开始，体强的男人（猿），外出打猎，体弱的女人（猿），守着洞窟储粮，这虽是原始又天经地义的任务分配，但是守在洞窟的女人（猿），心中总是不踏实。

由于女性天生缺乏安全感，于是部分女性婚后，不是要丈夫交出薪水，把房子登记在自己名下，就是积极存私房钱，“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的心态，是不少夫妻为钱争执的导火线。

我过去采访时，接触过不少理财案例，发现不少家庭面临的其实不是财务问题，而是夫妻互信与分工的问题。很多现代夫妻是各理各的财，丈夫薪水虽然没有交给妻子，但是负担大部分的家用后，丈夫的薪水已经所剩无几。

妻子虽然能将大部分薪水留下，但是双方没有量化未来的目标，没有规划预算，财务也不透明，夫妻对未来、对彼此，都缺乏安全感。

如果是双薪夫妻，且由丈夫负责大笔开销，当妻子能够积攒余款时，妻子应该要像贾母一样，不是为一己之私，而是慎守财产，筑起家庭的最后一道财务防线。

我们还可以用接力的方式思考，分配双薪夫妻的任务，丈夫负责“现在式”，薪水支付现在的主要开销，妻子负责“未来式”，薪水存下来作为两人老后的退休资产。

因为男性收入大多胜过女性，所以由男性负担大半家用，而女性缺少安全感，会将收入存着，但是女性要为家庭长远目标做规划，特别要预留退休金或紧急预备金。

曹雪芹用贾母为公、王熙凤为私做对比，写出他对于运用私房钱的智慧，值得后人深思。



## 父母分财产更需要财富智慧

同时在“散余资贾母明大义”这一回，我还看到其中蕴含的分财产的智慧。就如曹雪芹写的，“贾母素来本不大喜欢贾赦，那边东府贾珍究竟隔了一层”，即使如此，贾母仍然分给落难的贾赦、贾珍各三千两银子。

王熙凤放高利贷惹祸，最后钱财被抄得精光，但是看在掌家“操了一辈子的心”的分上，贾母也给了这个孙媳妇三千两银子。

贾政的家产未被查抄，且他还有一份差事在身，因此贾母没有分给贾政，但是让贾政这一房的宝玉夫妻俩获得了几千银两，李纨母子俩也分到了财产。而且贾府在外的欠款，贾母嘱咐贾政把金子拿去变卖还账，等于是代替当家的贾政清掉“一屁股债”。

贾母分财产时还特别对贾政强调，“你也是我的儿子，我并不偏向”，这话其实也是在对长子贾赦说的。回溯到第七十五回，贾府中秋夜团聚赏月，贾赦讲了一个笑话。

“一家子一个儿子最孝顺，偏生母亲病了，各处求医不得，便请了一个针灸的婆子来。这婆子原不知道脉理，只说是心火，一针就好了。这儿子慌了，便问：‘心见铁就死，如何针得？’婆子道：‘不用针心，只针肋条就是了。’儿子

道：‘肋条离心远着呢，怎么就好了呢？’婆子道：‘不妨事。你不知天下作父母的，偏心的多着呢！’”

贾赦有意无意用这则笑话，暗示贾母偏心，但是经过这次的分财产，给家族闯了大祸的贾赦，以及没有善尽监督财务的贾政，最后都要靠老母亲来收拾烂摊子，他们应该是后悔、惭愧都来不及了，不会再有母亲偏心的心结。

分财产是最需要人生智慧与理财智慧的，很多子孙因为父母分财产时的私心、偏心，彼此产生了矛盾。但是贾母分财产时的明断、仔细考虑，第二代的贾赦、贾政，第三代的贾珍、贾琏、李纨、宝玉，都是铭感恩典。

贾母分财产的睿智，让我想起莎士比亚（Shakespeare）所写的《李尔王》（*King Lear*）。年迈昏聩的不列颠国王，是按三个女儿谁的嘴巴最甜、谁最会哄自己开心，来决定财产的分配比例。结果很会讲奉承话的大女儿、二女儿，分走他全部的权力、国土和税收，讲真话的小女儿，却什么都没有。

小女儿后来远嫁法兰西王国，大女儿、二女儿很快就露出真面目，李尔王只用耳朵，不用智慧，错误分配财产，他付出的代价是孑然一身，头上戴着用野草、荨麻编成的王冠，发疯流落荒野。

老人的财产，可以庇荫子孙，留给家族一线生机，也可以腐化、分化子孙，启动家族的自毁程序。结果如何，全在于老

人是否拥有人生智慧、理财智慧，这是曹雪芹传授的另一堂课。

## 第九章 济贫捐献

贾府济贫留后路，刘姥姥才是真富贵

理财是赢在终点，不是半路风光

《红楼梦》中有两位老人家的戏份很重，一位是贾母，全书一百二十回，贾母出场的回数至少占了一半，因为她是贾府的大家长，很多场戏若缺了贾母，是演不下去的。（免费书享分更多搜索@雅书.）

另一位是刘姥姥，虽然只登场八回，远远不能和贾母相比，但是她数度进出荣国府，都是在贾府的关键时刻，曹雪芹在这位老大娘身上，用了很重的笔墨，寓意深远。

在第六回，第一次介绍刘姥姥登场时就有伏笔，“且说荣府中合算起来，从上至下也有三百余口人，一天也有一二十件事，竟如乱麻一般，没个头绪可作纲领。正思从哪一件事、哪一个人写起方妙？恰好忽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的小小一个人家，因与荣府略有些瓜葛，这日正往荣府中来”。

我们知道《红楼梦》全书主轴是兴衰无常，但是安排谁来扮演“眼看他起朱楼，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子孙散”的角色呢？答案就是“千里之外、芥豆之微”的刘姥姥，曹雪芹请她来看尽贾府兴衰荣辱。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挑明了是帮女婿来喊穷告帮的。女婿家与王夫人娘家，多代之前曾有“连宗关系”，连宗就是同姓却以亲戚相称，有亲戚名而无亲戚实，到了刘姥姥的女婿这一代，与王夫人的娘家或贾府早已不相往来。

何况刘姥姥与女婿还是姻亲关系，跟王夫人更是八竿子都打不着了，但是因为女婿家收成不好，年关难过，刘姥姥只好自告奋勇，舍着老脸进城求见王夫人。

王夫人没见着，只见着当家的王熙凤，王熙凤虽然端着架子，但还是拔根“寒毛”比腰壮，赠银二十两，刘姥姥第一次“出任务”，成功了！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时是“空手到”，因为田地歉收，两手空空。二进荣国府时，田地丰收，这位老人家扛了一大袋的“伴手礼”。这些地里现采收下来的枣儿、倭瓜、野菜什么的，不仅符合吃腻珍馐的贾府人的胃口，更重要的是，刘姥姥即所谓的刘亲家也与大家长贾母投缘。

刘姥姥被贾母留饭且留宿，甚至被邀请参观大观园。世人即使未读《红楼梦》，也都知有“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这俗语，贾母如果没有带着刘姥姥逛大观园，大观园再怎么风光如画，也是关起门来自己欣赏。

同一座大观园，贾政来逛，就是平铺直叙；刘姥姥来逛，却是妙趣横生。譬如怡红院里有一面玻璃镜，里面设有机关，第十七回贾政来到镜前，就只是淡定转过镜去。但是到了第四

十一回，刘姥姥跟镜里戴着满头花的婆子“两个对闹着”的那一段，相信二百多年来，依然令无数读者捧腹不已。

刘姥姥逛大观园，不仅大开眼界、大饱口福，我们也跟着她看到了黛玉的潇湘馆、探春的秋爽斋、宝钗的蘅芜院、宝玉的怡红院的全景，甚至连最孤傲冷癖的妙玉的拢翠庵都开了山门迎客，让读者见识到妙玉对好茶、好水的讲究，这些都在第三十九到四十一回中有精彩的叙述。

这一趟刘姥姥真是大丰收，来时扛了一口袋的瓜果菜蔬，回去时要两个小厮驾着马车，才能把贾府的一大堆赠礼载回家，这时的贾府如日中天。

第一一三回，刘姥姥三进荣国府时，元妃过世，贾府抄家，贾母也已寿终。我们从刘姥姥的眼中，看到两个对比场景，读来唏嘘，第一个对比是王熙凤。

刘姥姥三进荣国府时，凤姐正卧病在床，被邪魔冤魂缠身。回想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时，初见到的王熙凤，被一二十个妇人簇拥，一身的贵妇皮草行头，“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第六回），当时的神采架势，还让刘姥姥慌得在地上拜了几拜，但是现在刘姥姥眼中的凤姐已是“骨瘦如柴，神情恍惚”。

第二个对比场景是荣国府的前后门。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时，“到了荣府大门前石狮子旁边，只见满门口的轿马”，当时刘姥姥还不敢直奔大门，而是先溜到角门想找人打听。

但是三进荣国府时，“一径来到后门，见是门神都糊了，我这一吓又不小”。刘姥姥眼中的荣国府，从当年满门口的轩车怒马，到现在连象征守护全宅的门神都糊了，可见贾府的衰败。

第一一九回，刘姥姥四进荣国府时，上演了一出“神救援”的戏。贾府几位不肖子孙与外戚，趁着家里一个男人都没有时（贾赦、贾珍流放，贾政、贾蓉送贾母灵柩返乡，贾琏探父病，贾宝玉、贾兰赴科考），哄骗巧姐的祖母邢夫人，说有外藩王爷相中巧姐要娶她为妻，而真相是外藩王爷不过要买几个使唤的女人。

眼看外藩王爷就要派人来接了，获悉真相的巧姐、平儿、王夫人哭成一团，这时刘姥姥仿佛从天而降，献策将巧姐扮成自己的外孙女。因为巧姐与自己的外孙女青儿年龄相当，刘姥姥三进荣国府时，也曾带着青儿与巧姐在一起玩，于是刘姥姥用一驾马车，把巧姐与平儿都救回乡下藏起来，这才让巧姐躲过一劫。

刘姥姥进荣国府，前两趟是受馈，后两趟是报恩，通过刘姥姥，我们不仅看到了贾府由极盛到落败，还学到很多的人生智慧和理财智慧。

## 史太君高开低走，刘姥姥赢在人生终点

先从贾母说起，刘姥姥眼中的贾母，是一个好命的老太太：“刘姥姥进去，只见满屋里珠围翠绕、花枝招展的，并不知都系何人。只见一张榻上独歪着一位老婆婆，身后坐着一个纱罗裹的美人一般的丫鬟在那里**搥**腿，凤姐儿站着正说笑，刘姥姥便知是贾母了，忙上来陪着笑，拜了几拜，口里说：‘请老寿星安。’”（第三十九回）

贾母被众人称为“老祖宗”“老寿星”，其实贾母比刘姥姥小好几岁。这时的贾母有众子孙孝敬，躺着享清福，而刘姥姥还在为钱奔波伤神。

但是贾母后来亲见抄家，受了很大的惊吓，以下都是抄家后贾母的反应：“贾母吓得涕泪交流，连话也说不出来”“老太太吓坏了，也回不过气来，更是着急。”“老太太也苏醒了，又哭的气短神昏，躺在炕上”“贾母奄奄一息的，微开双目，说：‘我的儿，不想还见的着你！’一声未了，便嚎啕的哭起来。”“贾母惊吓气逆，王夫人鸳鸯等唤醒回来，即用疏气安神的丸药服了，渐渐的好些，只是伤心落泪。”

从贾府被抄家开始，关于贾母被吓哭、吓傻、吓昏的场景很多。想想已经八十多岁的老人，承受这种精神折磨，最后还要散尽一生积蓄，为子孙还债，甚至用自己仅剩的阳寿，为子孙消灾。



第一〇六回“贾太君祷天消祸患”，读来最令人鼻酸不忍，贾母跪地磕头，含泪祝告天地，“‘我今叩求皇天保佑，在监的逢凶化吉，有病的早早安身。总有合家罪孽，情愿一人承当，求饶恕儿孙。若皇天怜念我虔诚，早早赐我一死，宽免儿孙之罪！’默默说到此处，不禁伤心，呜呜咽咽的哭泣起来”。

贾母一生享受荣华，但是晚年遭受大祸，运途高开低走，而刘姥姥是低开高走。

曹雪芹形容刘姥姥“乃是个久经世代的老寡妇”“虽是个村野人，却生来的有些见识。况且年纪老了，世情上经历过的”，刘姥姥其实是一个很有人生智慧的老人。

她二进荣国府时，临时乱编一些村野怪谈，随手胡诌几个老太太、太太、哥儿姐儿都爱听的故事，一头白发插满鲜花，耍宝取乐大家，她被捉弄，一点儿都不恼，因为她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贾母，刘姥姥说：“咱们哄着老太太开个心儿，有什么恼的？”

刘姥姥为贾府带来毫不造作的欢乐气氛，过去何曾看过这一屋子端着的贵夫人、贵小姐们，笑岔了气，喷出了茶，满地弯腰揉肠子的？最经典的一幕是，刘姥姥拿着沉甸甸的“老年四楞象牙镶金筷子”，“追着”鸽子蛋，有钱人就爱看乡民的这种“傻拙样”，刘姥姥配合演出。

刘姥姥的“单人秀”，换得了一堆高级布料、上等粮米吃食，更重要的是，她获赠一百多两的现银。她把作秀酬劳变成资本，帮女婿家买地挖井，“种些菜蔬瓜果，一年卖的钱也不少，尽够他们嚼吃的了”。

刘姥姥从此不用再靠老脸打秋风，女婿可以自食其力、完全脱贫，刘姥姥也可以安享晚年。跟贾母晚年备受惊吓，自愧无颜地下见列祖列宗相比，相信世人宁愿做刘姥姥，也不希望自己是史太君。

一生理财，其实就像跑马拉松，最后是要赢在终点，乐在终点，而不是半路风光。所谓“人生莫受老来贫”，曹雪芹借这两位老人的对比，让世人深思，曾经拥有满屋子箱柜财宝的贾母，与晚年拥有几亩地、一口井的刘姥姥，哪一种人生结局才是真幸福？

刘姥姥曾说，“这‘长安’城中，遍地皆是钱，只可惜没人会去拿罢了”。她只扛了一口袋瓜果菜蔬，加上久经人情世故累积下来的智慧，去贾府挣到了钱，换得了田，真正是本低利厚，也因此享受了安稳的晚年，刘姥姥才是赢在了人生终点。

## 心中无缺是富，被人需要是贵

贾母一生富贵，但是晚年抱憾而终。这也让我们深思，什么是富贵？国学大师南怀瑾曾为“富贵”二字下过这样的定义：“心中无缺叫富，被人需要叫贵。”

刘姥姥原本是“老老实实守着多大碗儿、吃多大饭的村庄人家儿”，后来进荣国府帮女婿挣得有孳息的资产，一年下来的田地收成，“尽够他们嚼吃了……在我们村里也算是过得了”，显然此时的刘姥姥，真正是心中无缺的“富”了。

刘姥姥三进荣国府时，成了王熙凤的大贵人。凤姐被邪魔缠身，贾琏、巧姐、平儿等人都不知如何是好，幸好刘姥姥正在身边，“刘姥姥也急忙走到炕前，嘴里念佛，捣了些鬼，果然凤姐好些”。

王熙凤请刘姥姥回乡帮她在菩萨面前祷告，甚至请刘姥姥帮她在乡下为巧姐找个好人家。过去如此意气风发的凤姐，竟然向刘姥姥求救了，“姥姥，我的命交给你了！我的巧姐儿也是千灾百病的，也交给你了！”

刘姥姥被凤姐托命且托孤，虽然最后救不了命数该绝的王熙凤，但是救了她的独生女巧姐，刘姥姥显然是被人需要的“贵”了，刘姥姥才是贾府的大贵人。

贾母一生富贵如云烟，但是刘姥姥的晚年富贵令人羡慕，我在这两位老人家的身上，看出曹雪芹要传达的富贵含义。

## 一餐螃蟹宴，庄稼人吃一年

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时，陪着贾母吃了好几顿大餐，对于富人饮饌的奢侈，算是开了眼，譬如刘姥姥尝了一道“茄鲞”，完全吃不出是茄子。因为光这道菜，就要用上好几只全鸡去煨，让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我的佛祖！倒得多少只鸡配他，怪道这个味儿！”（第四十一回）

更值得玩味的是咏菊花诗时的螃蟹宴，刘姥姥虽然没赶上这顿大餐，但是听到这些主子、哥儿姐儿们，一餐就吃掉三大篓、整整七八十斤的螃蟹，刘姥姥立刻心里飞快地打算盘，“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银子，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第三十九回）

曹雪芹已经花了好多笔墨描写刘姥姥眼中看到的富贵奢华，为何在进大观园之前，先让刘姥姥来这样一个比价桥段？我认为，曹雪芹是借着这位村姥姥传达一些理财智慧。

二十多两银子，可以大啖一顿螃蟹，也可以让庄稼人过上一年，前者是口腹之欲，后者是生存之需。

现代人虽然不至于用一年的生活费去换一顿珍馐美饌，但是也经常会在“必要”与“想要”之间，犹豫、挣扎、交战。

刘姥姥教我们把“想要”的代价与“必要”的代价进行比较，再细想，为“想要”付出的代价到底值不值得？学学刘姥姥运用“比较代价法”，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面对现代过度兴盛的消费主义。

## 荣国府点滴之恩，刘姥姥涌泉以报

贾府大靠山元妃还在世时，真所谓“富在深山有远亲”，多少人要与贾府相与，第七十一回，贾母八十大寿时，需要费时数日，荣、宁二府都要大开宴席，才能应付得了皇亲国戚、阁府督镇、远近亲友及堂客。

但是等到元妃薨逝，贾府被抄家，我们立刻感受到“穷在路边无人问”的现实。只有刘姥姥听到贾府落败，仍然数度来到荣国府，甚至义救落难子孙，让我们发出“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都是读书人”的感慨。

在第一一三回，刘姥姥跟凤姐说起她听到贾母过世的消息时，真性情流露，“昨日又听见说老太太没有了。我在地里打豆子，听见了这话，吓的连豆子都拿不起来了，就在地里狠狠的哭了一大场。我合女婿说：‘我也顾不得你们了！不管真话谎话，我是要进城瞧瞧去的！’我女儿女婿也不是没良心的，听见了也哭了一会子。今儿天没亮，就赶着我进城来了”。刘姥姥这种“老人不舍老人”的心情，读来真是令人感伤。

贾府过去对刘姥姥的馈赠捐助，其实只是九牛一毛、点滴之恩，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第四十二回，凤姐、平儿、鸳鸯等人交代给刘姥姥一大车的馈赠品时，可以看出赠者谦逊、不伤受赠者尊严的细节，最后换回刘姥姥的涌泉相报。

刘姥姥不只解了巧姐的卖身之祸，还帮她找到一门好亲事。巧姐落难躲到刘姥姥的乡下时，乡里的富户都赶着来刘姥姥家看这位“天上来的神仙”，“内中有个极富的人家姓周，家财巨万，良田千顷。只有一子，生得文雅清秀，年纪十四岁。他父母延师读书，新近科试中了秀才”（第一一九回）。

周秀才的母亲想要高攀，却不敢开口，由于刘姥姥曾受王熙凤托付，为巧姐亲事留心，于是刘姥姥扮演完巧姐的救命恩人后，接着又摇身扮月老，谁想到巧姐的好姻缘竟是在乡间。

第三十九回，刘姥姥二进贾府，跟一屋子听众胡诌了一个小姑娘雪中抽柴的故事。等到贾府落败，刘姥姥的表现，就像雪中送炭。从雪中抽柴到雪中送炭，也隐喻了王熙凤幸好为女儿留余庆、积阴功。

贾府虽然因为骄奢淫逸惹祸，但是从贾母到王夫人，都有怜贫恤老的好名声，而且相当善待下人。第十九回，讲到袭人的母亲与哥哥原本动念要赎回袭人，但是袭人坚决不从。

母兄看到袭人如此坚持，也就罢了，而且母兄也知道，“贾府中从不曾作践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亲侍的女孩子们，更比待家下众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女孩子也不能那么尊重”。由此可见贾府对待下人的态度。

再加上王熙凤虽然贪财，但是也曾义助有志气的穷亲戚邢岫烟，这些应该都是曹雪芹安排贾府能够复兴，获得世人认同的原因吧。



从《红楼梦》里的贾府，回到真实世界的曹家，曾经是富贵公子的曹雪芹，饱尝人情冷暖，安排刘姥姥这个角色，可能也是想借此传达，扶困济贫，可以为自己、为子孙埋下善种子，种子发芽成树，后人才能得享庇荫。

理财的境界，不只是谈省钱、存钱、用钱、借钱、赚钱、护钱，还包括捐钱。就算累积了万贯家财，可“寿衣是没有口袋的”。有一位哲人说过：“能够带进天堂的，只有你在这人世间捐出去的钱。”

《红楼梦》里的人物，不下数百位，最耳熟能详的，应该首推刘姥姥这一人物。曹雪芹通过这位“芥豆之微、小小人家”出身的老村妇，传达出许多与财富、人生相关的大智慧，值得我们再三回味。

## 第十章 人脉钱脉

看懂人情冷暖，从灯火辉煌到人走茶凉

借钱碰壁、雨天收伞、墙倒众人推

曹雪芹从含着金汤匙出生，到在破茅屋结束人生，人情冷暖这堂课，应该没有人比他读得更透彻。

曹家是清代的百年望族，曹雪芹的高祖就已任官，曾祖父、祖父、伯父、父亲都担任过江宁织造，祖父还兼任巡盐御史、江宁织造与巡盐御史，都是“含金量”很高的官。

数代积累的巨富，曹府的阔绰自然不在话下。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有四次都选择以曹府作为行宫，由此可见曹家受到康熙皇帝的荣宠与信任。

## 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

康熙皇帝就像贾府的元妃，元妃存，贾府兴，元妃歿，贾府弱，而康熙皇帝驾崩才五年，曹府就被雍正皇帝抄了家。

因此，曹雪芹感受过趋炎附势与人走茶凉的落差，在《红楼梦》里用一场白事与一场红事写尽了贾府兴旺时的深厚人脉。

 图像

贾珍的儿媳妇秦可卿过世，这时贾元春虽然尚未封妃，但是贾府有荣、宁二公两个世袭官职，这可是因战功获得的最高爵位，同列“八公”的其他公爵当然会前来吊丧，其余像郡王、伯、侯、将军等贵族更是不会缺席。

在第十三、十四回，就描写到“只这四十九日，一条宁国府街上，白漫漫，人来人往；花簇簇，官去官来”，“大小轿子车辆，不下百十余乘。连前面各色执事陈设，接连一带，摆了有三四里远”。

贾元春封妃后，贾府家势更壮，在第七十一回，贾母八十大寿，荣、宁二府要齐开宴席，连摆好几天寿酒，才能应付得了“皇亲、驸马、王公、诸王、郡主、王妃、公主、国君、太君、夫人、阁府督镇、诰命、诸官长、并远近亲友及堂客”，可见如此大阵仗的祝寿。

但是这一大串的皇亲国戚、王公侯伯，落难时完全帮不上忙，只有西平与北静这二位郡王，在抄家时尽量卫护，否则贾府更会吃大亏。

其余在贾府衰败时送暖或仗义的，不仅寥寥可数，其中还都是草民、庶民，譬如刘姥姥与包勇。

包勇是甄府落难时被转荐到贾府的家丁，但是比贾府自己家的奴才还要护主。当他听到府尹贾雨村在贾赦、贾珍被参时，不但不报贾府的提拔之恩，还因为避嫌而再踩贾府一脚，贾府下人数百，也只有包勇敢仗义拦轿，大骂贾雨村。

已经失势的贾政，担心包勇多言惹祸，改派包勇看守大观园，等于将他隔离起来。但是当贾府有盗匪闯入时，众多下人都吓得腿软，只有包勇果断英勇，“一个打十个”。

## 失势现象之一：借不到钱

除了刘姥姥与包勇，抄家后的贾府，感受不到人性的温暖，感受更多的是世态炎凉，第一个现象是借不到钱。

前面曾提过，贾赦、贾珍获罪流放，贾母要贾政帮这爷儿俩张罗盘缠，贾政才道出不只库房银子已经虚空，外面还有亏空，而且世袭公爵身份，以及元妃的庇护，这两项“信用担保品”都没了，人脉、钱脉当然都跟着断了。

最不堪的场景是贾政护送贾母等灵柩回南，由于路途遥远，灵柩又好几口，算算需要数千银两，这时只好抵押房子。

但是带的盘缠，到了半路已经花得差不多了，贾政迫不得已，只好修书向正在附近当县官的赖尚荣商借盘缠，结果竟是“借五百，给五十”（第一一八回）。

赖尚荣是贾府大管家赖大的儿子，所谓的“奴才秧子”，按惯例，若未赎身，长大后需要继续为奴。但是贾府恩典，赖尚荣自打出生就是公子哥儿，一样读书写字，不仅没让他入府为奴，还在贾府的庇荫下捐了官，当上县太爷。

贾政还未启程前，侄子贾璉就曾向贾政建议，如果路上盘缠不够，经过赖尚荣的地盘时，可以叫赖尚荣出点儿力。当时贾政还说：“自己老人家的事，叫人家帮什么呢？”

贾政即使身为主子，但也认为送贾母灵柩回南，应该是子孙的责任，不会把算盘打到奴才身上，显然是万不得已，才向赖尚荣开口。没想到赖尚荣只用五十两银，打发贾府三代的恩典。

贾探春把大观园变成可以孳息生利的资产，就是在赖大家的花园找到方法的。想想一个奴才管家的花园，规模就有大观园的一半大，可见赖尚荣家受到贾府多大的恩典，主子贾政都亲自写信商借了，结果竟是不知感恩、不思图报。

对照第十六回，贾府兴建大观园，光是聘请戏班的教习、采买戏伶、置办乐器行头、置办彩灯花烛并各色帘账，随便出手就是五万两。现在贾政亲自开口，却连五百两都借不到了。

## 失势现象之二：雨天收伞

借钱碰壁之外，第二个令人心寒的现象是雨天收伞。

贾府才刚被抄家，贾赦的女婿、迎春的夫婿孙绍祖，不但没来探望问候，还打发下人传话给贾政，贾赦欠他一笔银子，既然丈人被抄、被关了，这笔银子就要贾政负责偿还（第一〇六回）。

而且这位混账女婿，不只催债催得紧，还把气出在妻子身上。可怜迎春才嫁过去一年多，就被这位势利姑爷折磨死了。

### 失势现象之三：墙倒众人推

第三个令人心寒的现象是墙倒众人推。

贾府抄家，贾赦、贾珍、贾蓉都被关进锦衣府，由于库房虚空、外头亏空，贾琏只好赶紧变卖乡下的土地，用来打点狱中的花费。

至此，那些家奴才相信贾府真的山穷水尽了，于是跳船的跳船，装病的装病，更坏的是，假借名义挪借乡下地租。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列出抄家后陆续发生的令人心寒的现象，其实是人性使然。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Timon of Athens*）中，也写过这么一段，“燕子追随夏天，也比不上人们追随贵人的鸿运这么急切；燕子离开冬天，也不会像是人们望到人家刚一露出倒霉的苗头，就闪躲得这么急切。人就是这种趋炎避寒的鸟儿”。

只是人类的“趋炎避寒”，比鸟儿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让我也想起《了不起的盖茨比》（*Great Gatsby*）里的场景，大亨盖茨比（Gatsby）从前在大别墅豪宴笙歌时，动不动都是好几百人登门，等到葬礼时，除了牧师，就只有盖茨比的父亲、一位好友与邮差来送行。

借钱碰壁、雨天收伞、墙倒众人推，不会只出现在《红楼梦》里，从富贵公子到跟亲友周转处处碰壁，看尽人情世故的



曹雪芹，其实也是用《红楼梦》的故事提醒世人，要看得懂灯火辉煌与灯灭茶凉。

## 分辨会趋炎附势的三种“燕子”

以《红楼梦》为例，我们要如何辨别谁会是急切追随夏天、躲避冬天的那只燕子呢？第一种是上门讨差事的人。

一座大观园，引来不少贾府子弟捞油水。譬如贾芹的母亲拜托王熙凤，指派儿子管理小道士与小沙弥；贾芸的母亲拜托贾琏，让儿子管理园艺（第二十三回）。三姑娘贾探春曾说过，“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立出一番事业来”（第五十五回）。这些贾府的爷儿们，生为男儿身，却尽想攀关系、走后门，在家族里谋一份差事。

一份差事不够，还想继续找门路。贾府岁末年关时，会将乡下运送上来的食粮物资，一份一份地分好，让族中无收益的子侄们来领。管理家庙的贾芹，过手银钱已经不少，也跑来领这份年物，因此被贾珍训斥太贪（第五十三回）。

已经谋到大观园管理园艺差事的贾芸，一听到贾政升任工部郎中，又来求王熙凤向贾政推荐自己，让他有机会包些工程。王熙凤回说贾政衙门的事，不要说她，连贾琏、贾珍都插不上手（第八十八回）。

这些外面闯不出事业，专在家族动脑筋的贾府子弟，果然后来一一惹祸。贾芹在管理僧道时，窝娼聚赌，败坏贾府名声（第九十三回）。

贾芸请王熙凤向贾政关说，不成，反而把王熙凤与巧姐都恨上了。王熙凤死后，他还与贾环，以及巧姐的舅舅、舅公联手，要把巧姐卖给外藩王爷（第一一八回）。

会趋炎附势的第二种人，是靠着别人升官发财的人，譬如赖大的儿子赖尚荣。他不是靠自己努力科考，而是靠父母、靠贾府，帮他捐官，当上县太爷，不仅名声不好，还不会知恩图报。

会趋炎附势的第三种人，是善于应酬、攀亲结戚的人，譬如贾赦的女婿孙绍祖。贾政原本就认为孙家不是诗礼之家，而且孙家拜为贾府门生，也只是贪慕贾府权势。贾政曾经劝大哥不要同意这门婚事，但是贾赦不听，没想到最后把女儿的命也给卖了。

你的人脉圈、亲友圈里有“贾芹”“贾芸”“赖尚荣”“孙绍祖”“贾雨村”吗？你会辨别哪些朋友的热情是装出来的吗？你若卸下了头衔，丢掉了权势和财富，还剩多少人会真心为你送暖？

现代尤其多的是“万人点赞、一人到场”的情况，社交网络中的朋友、粉丝就算成千上万，给的只是廉价的键盘温暖。

我们不仅要懂得找出“刘姥姥”与“包勇”，自己也应该成为别人的“刘姥姥”或“包勇”。一场抄家大祸，可以看出人情冷暖，也让我们思考，人脉与钱脉能禁得起多少人性的考验呢？

曹雪芹的十堂理财课，从“风险管理”到“风险意识”，从“理账理债”到“理财理心”，从“继承财产”到“私房财产”，从“投资生利”到“济贫捐献”，从“俭束家风”到“人脉钱脉”，每一堂，都是取材真实的人生。

苏轼词云：“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这也是曹雪芹的人生写照，他留下的“假语村言”，其实尽是真智慧，大观园里的财富讲堂虽然结束，但是余音仍然缭绕。

## 后记

### 文学与理财，不是阳关道与独木桥

《红楼梦》至今仍留下许多悬念，包括多种版本与后四十回作者的争论，而作者曹雪芹本人，更是一个谜。关于曹雪芹的可靠史料相当少，主要倚靠一些诗集的推测，这也是为何红学学者考证至今，仍然无法确定。

这让我想起另一本也是结合奇幻与写实的作品《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作者马尔克斯（Marquez）曾在访问中说：“如果有时间，我真想写一本回忆录，谈谈我作品中，每一事件、每一冒险的来龙去脉。这本回忆录，必将使得那些批评家和分析家觉得尴尬。”

如果曹雪芹在世，亲自来写一本回忆录，响应红学的大量著作与评论，相信也会使得不少评论家与分析家感到尴尬，其中可能也包括我这本从财富聚散、理财智慧切入的书——这本铜臭味如此浓重的书。

但是，我同时也相信契诃夫（Anton Chekhov）曾说过的一段话：“作家有权利，甚至有义务，以生活提供给他的事件来丰富作品，如果没有现实与虚构之间这种永恒的互相渗透、参差对照，文学就会死于贫瘠。”

我相信曹雪芹也是在现实与虚构间，“相互渗透、参差对照”，才能成就这部伟大的作品。我试图揣摩他在现实的曹家与虚构的贾府间，在荣枯无常与财富聚散间，想要传达出的财富妙思，诚盼与曹雪芹的真意不致过于谬远。

在过去，文学与理财，好像阳关道与独木桥，其实在不少经典文学中都可看到星星点点的理财智慧。

文学与理财，都是人类生活的不同方面，理财不是横空出世，人类从以物易物演进到用贝壳、金银、货币等作为交易媒介时，理财就已渗入到人类生活了。

只是今人多将理财窄化成投资工具、投资技术、投资心法、投资达人。理财，不只是投资，如果只把理财看成投资赚钱，那真是把理财看窄、看浅了。

投资工具、投资环境、投资知识都会更迭，但是人性不会变。开元、天宝年间，子孙对家产继承的心态，不会因为到了民国时代而有太大的不同。理解人性，才能理好财富，很多世事的本质，都需要更高明的理财智慧去应对。

知识有时空限制，但是智慧能够经久流传，唯有颠扑不破的普世智慧，才能料理多变的人生，不管是管理一家之计，还是管理一国财政。

曹雪芹短暂的一生，为世间留下千古瑰宝，最后谨以此书致敬。红学博大精深，“不揣固陋，俟高明裁服”。